

OCT 27 1927

3



Vertical text or signature, possibly a name or title, located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律師萬兆芝

寓西城按院胡同三十號

請看中日文 合璧之月刊 **文字同盟**

橋川醉軒先生主編內容豐富印刷精美

執筆者多中日兩國碩儒名士第五號已出版

每冊四角總社北京西長安街廿一號

安 穩 求 祇

中法儲蓄會

中國有限公司

我人儲蓄於儲蓄機關原為求金錢之安全保障然則儲蓄機關之必須十分穩妥固不容絲毫忽視者也敝會創辦迄今已歷九載幸蒙社會之信仰儲戶已逾三萬餘人深為榮幸敝會具救濟世人經濟困難之初衷使人人同登富足有餘之樂境不憂無愁享盡前途無窮之幸福非敢徒以如何利優相誘惑而冀墮其術中者所以擬也幸三思而加入焉

辦法
 每月存儲一分五種 十五元……
 十二元……九元……六元……
 三元……
 ▲為增進儲戶興趣起見每月開獎一次：(獎金已達二萬二千餘元)
 既得穩妥之保障又有極大之希望

北京總會

東交民巷滙昌大樓
 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求之市上不可多得……

南金雜誌第三期目錄

【封面】 金息侯先生題字 北戴河漢故城新出土之漢瓦當(王拜言拓贈)

【插圖】

漢筆雀銅瓦	施福字藏
漢鹿石刻	曲繼皋贈
卞玉京入山圖	楊令菲作
寧壽宮暢音閣戲臺	竹醉生藏
頤和園德和園戲臺之一角	寧南屏贈
沈南野遺札	胡叔磊藏
清季權璫李蓮英之墓	金簡齋攝
梁任公書篋	黎少川贈
西湖之濟公肉身像	垂雲閣主贈
明代之銅歡喜佛像	張慕芸贈
尙小雲能仁寺攝影	于菊人贈
外國著名之中國女明星黃阿媚近影	傅芸子藏
胡蝶之白蛇傳影劇	竹醉生藏
名畫家黃山壽畫扇	
姚茫父詩稿	
邵次公詞稿	
戒臺寺之戒臺	
(音志集)	
(倚聲集)	
臥龍松	
九龍松	
鳳尾松	

〔文字〕

毛詩大序疏證	邵次公
海桑詞序	徐半夢
仿製古代禮樂器之管見	施涵宇
觀石美秋演繹娥奔月	鮑襲先
訥漢隨筆	次溪編
毛公鼎漫談	戴友蓀
宦海潮本事	徐一士
齊州稽古錄	徐凌霄
達	王小隱
言志集	姚茫父
倚聲集	邵次公
歌臺新語	垂雲閣主
祝英台考證	玉文
春明鱗爪錄	傅芸子
非花記	靈犀
故宮霓裳錄	傅惜華
廬山隨筆	盧廬山
禪房歡喜錄	胡叔磊
留香紀痕	朱滌秋
春明雋談	周公旦
名流趣話	芸子
全相三國志平話卷之上	芸子校

本社啓事一

本期因值國慶。印局休息。出版稍遲。屢承讀者詢問。同人深爲歉仄。自下期起。當提早付印。以免衍期。而勞讀者雅望。

本社啓事二

本期因載有胡叔磊禪房歡喜錄。故將瑤光秘記。暫停一期。俾免重複。另請靈犀君。特撰非花記以實之。此稿專叙都門暗倡秘事。情節奇艷。文筆綺麗。尤勝前篇。况所紀皆實事。書中有人。呼之欲出。此作諒能鑿閱者雅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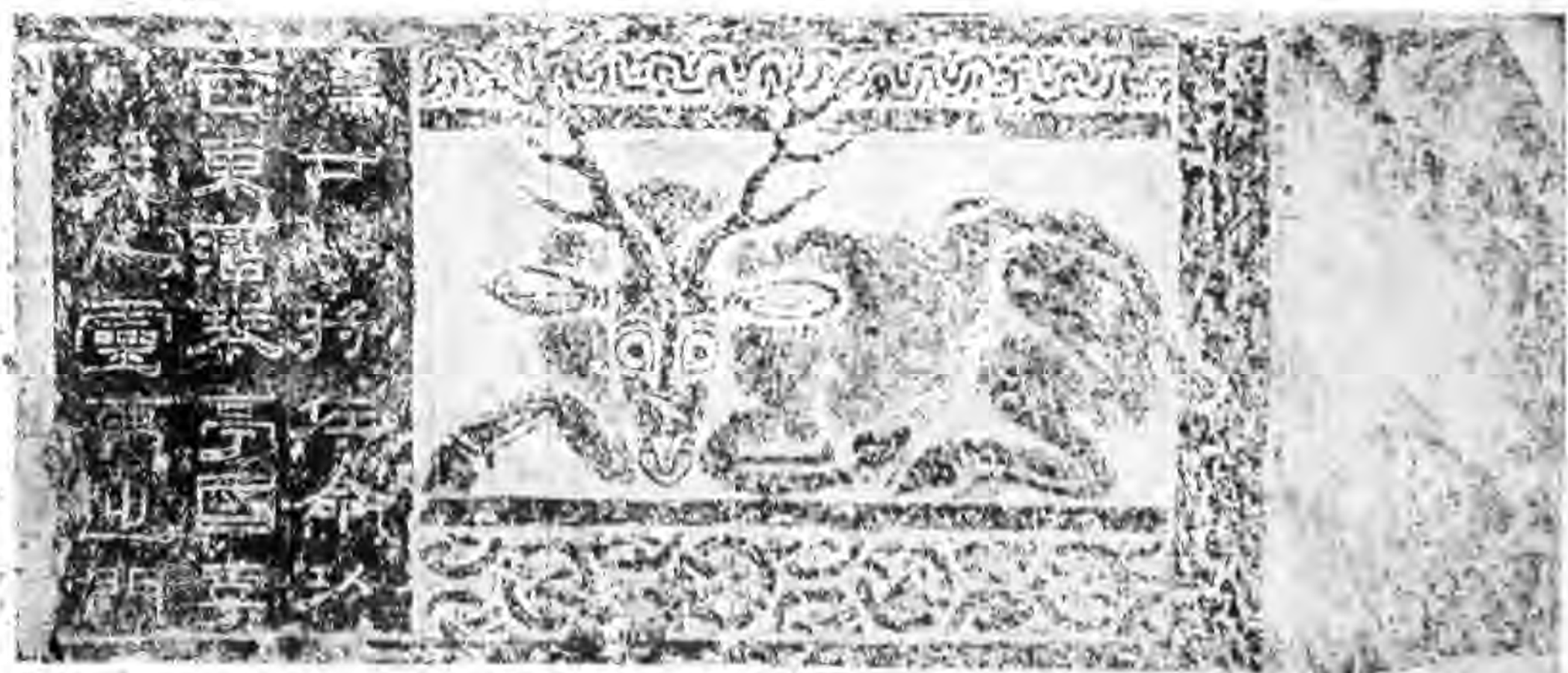
漢筆雀銅瓦

長九寸二分闊三寸九分銘漢朝正殿筆雀銅瓦八字按山左金石志載銅瓦二得之濟南桂氏札樸云阮閣學得銅瓦文曰漢朝正殿筆雀銅瓦案晉懷帝永嘉二年劉淵僭帝號自稱大漢淵死子聰立咸康四年劉雄從弟壽僭立自號曰漢壽死子勢立瓦即此僞漢時造其字作楷體有古格故知爲晉時物玉篇雀卽雀字此桂氏之說也然余考劉淵稱帝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晉懷帝青衣行酒又臨光極殿賜晉愍帝爲光祿大夫瓦稱正殿蓋卽光極殿也劉淵博涉經史善屬文雀从小从



鳥亦合小鳥依人之訓故定爲光極殿瓦又金石志云此瓦得之濟南桂氏定爲僞漢時造以時則合如以爲劉壽造似猶未合按劉淵稱帝都平陽劉壽稱帝都成都濟南距平陽近是瓦得自濟南以地論又證之光極殿必爲劉淵所造也又考魏略青龍二年起太極殿初學記魏之太極自晉以降正殿皆名之劉淵建光極殿沿其制而變其名其爲正殿也無疑

漢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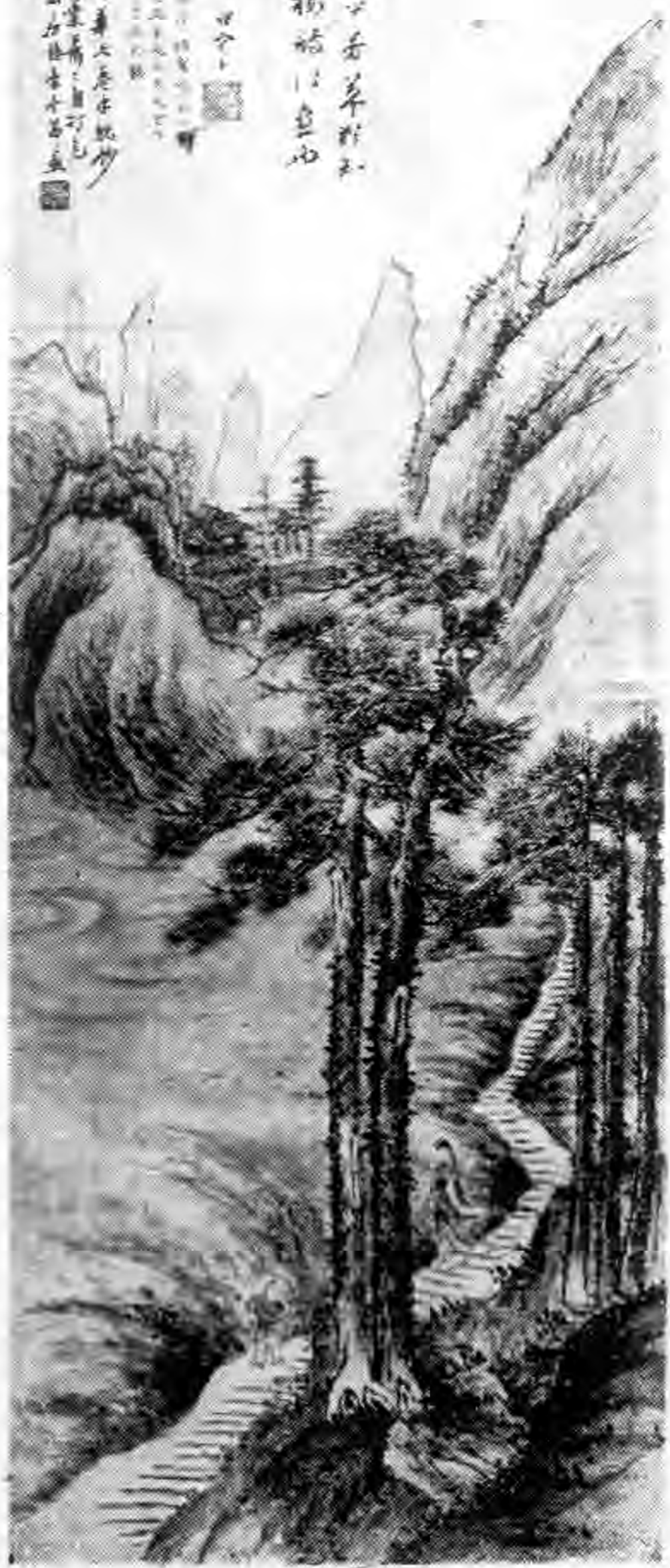


石刻

此石出於山東蓬萊縣城南四十里郭東余家村。同治壬申村人發古井得此。爲邑人張允襄先生所購藏。石上除一鹿外尙有二十一字舉之於次。

漢二十八將佐命功苗東藩琴亭國李 夫人靈第之門
按漢書李忠傳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佐光武帝定天下定武二年以功封中水侯十九年卒于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此石既云二十八將功苗又曰李其爲中水侯家物無疑雖未詳識年月當在永初以後夫人上空一格或其姓也純爲亭侯而書曰國且曰功苗皆不見史例或其當時典式歟石長約三尺餘寬約一尺餘厚不及尺其文既曰靈第之門則字在其中左右當各有一鹿已缺其右石質極光澤古色斑斕可愛書法沈着處頗類華山而古秀雄勁又似魯峻誠東漢人之傑作也

—— 卞 玉 京 入 山 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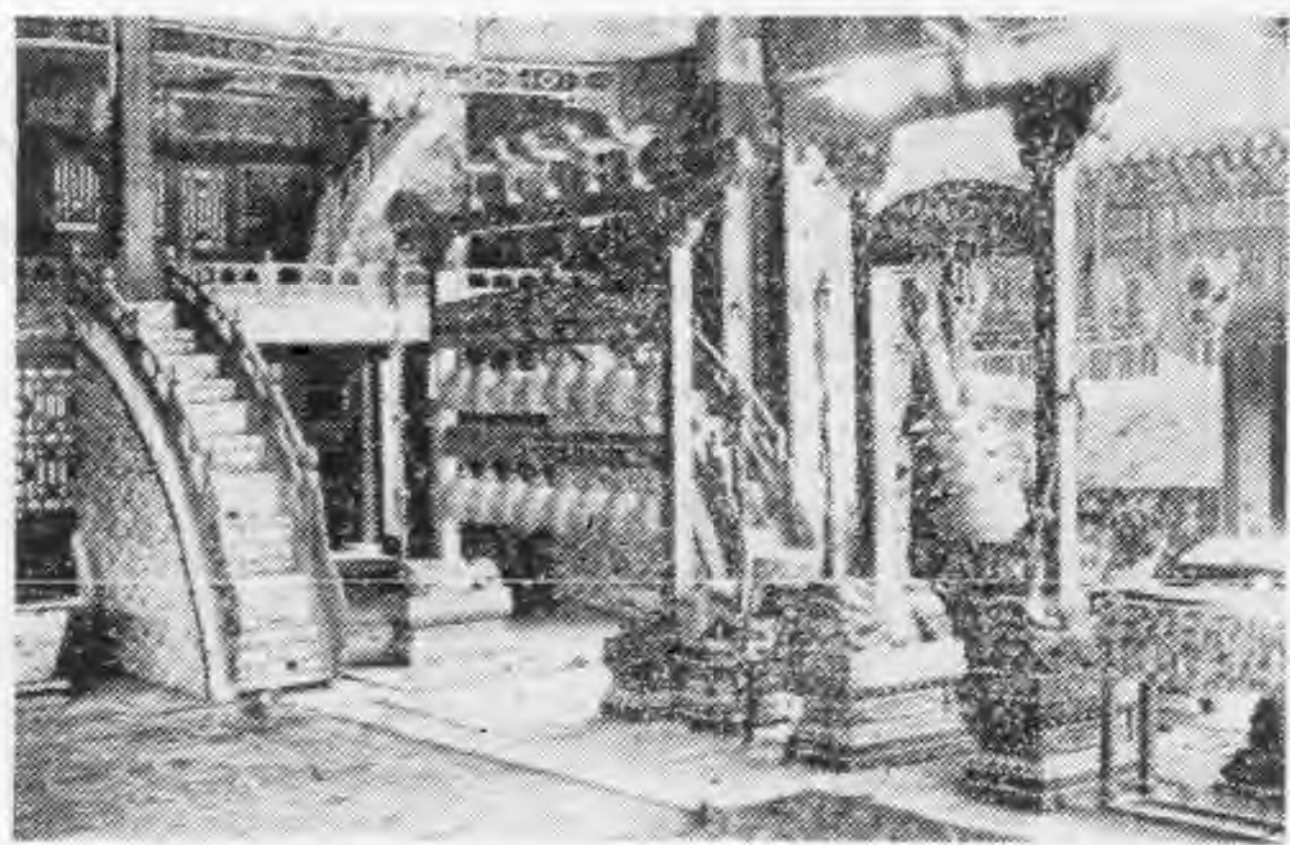
祗說蒼山錦原平
若若平野不
樹玉京猶在
在平原原生

今第... 卞玉京

卞玉京... 畫

—— 楊 令 弗 畫 ——


~~~~ 宮 壽 寧 ~~~~  
 臺 戲 閣 音 暢



園 劇 臺 之 一 角



頤 和 園 之 德 和

錄 裳 霓 宮 故 閣 參

△沈南野遺札▽

隋高子玉造像碑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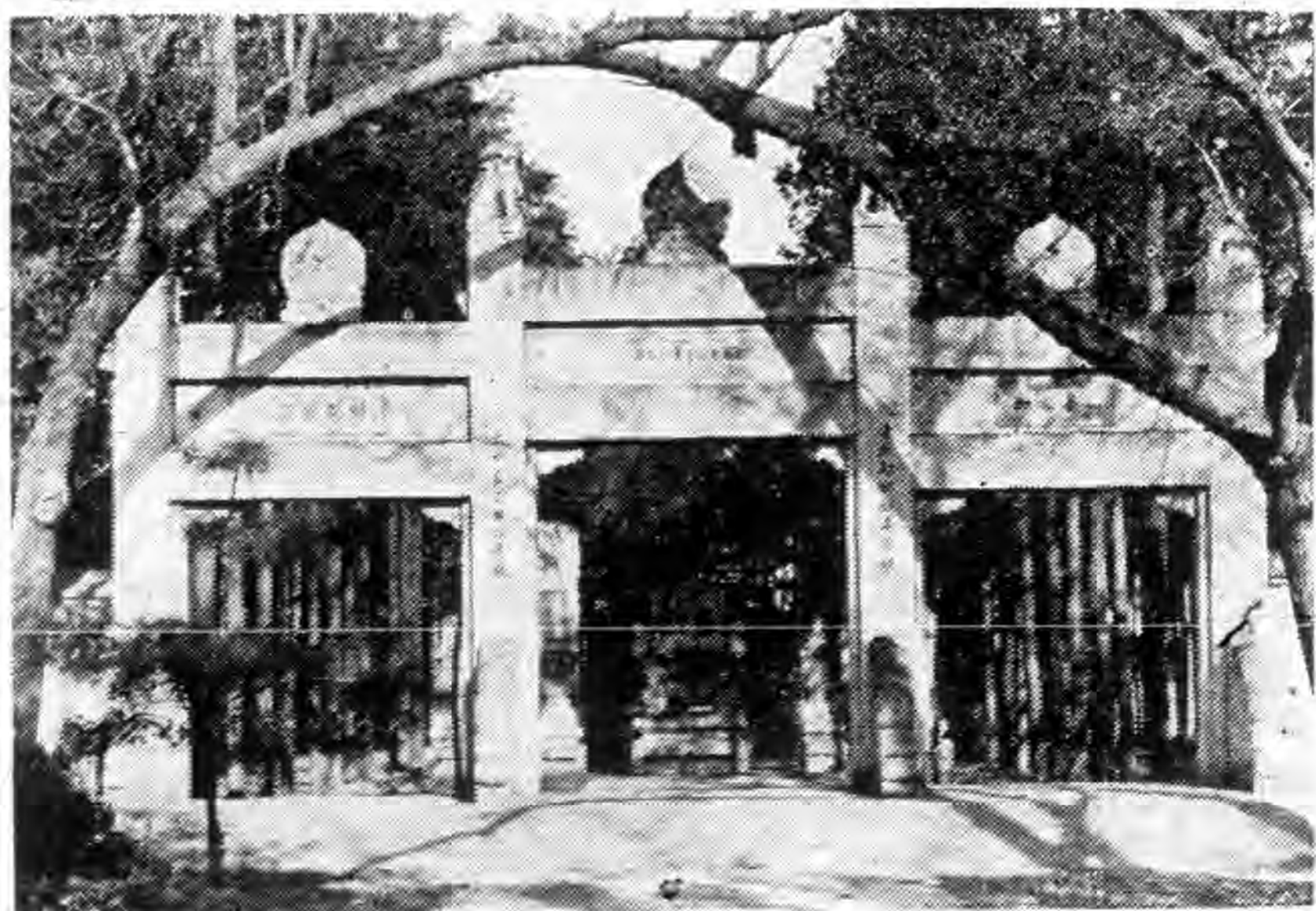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 教 | 領 | 志 | 弟 | 行 | 年 | 三 | 十 | 又 | 二 | 人 | 道 | 古 | 言 | 行 | 之 | 失 | 聲 | 竹 | 龍 | 畫 | 乃 | 於 | 以 | 身 | 作 | 則 | 歎 | 持 | 風 | 氣 | 不 | 白 | 皮 | 骨 | 膚 | 枯 | 物 | 議 | 个 | 心 | 廢 | 然 | 思 | 過 | 遠 | 淡 | 我 | 書 | 以 | 有 | 友 | 君 | 能 | 備 | 以 | 門 | 生 | 性 | 資 | 少 | 言 | 才 | 以 |  | 病 | 拒 | 不 | 見 | 送 | 其 | 性 | 堅 | 其 | 登 | 處 | 者 | 柔 | 羞 | 不 | 此 | 君 | 于 | 美 | 板 | 也 | 不 | 文 | 字 | 故 | 來 | 往 | 益 | 心 | 掛 | 一 | 出 | 口 | 口 | 中 | 道 | 水 | 流 | 拍 |  |  |  |  |  | 君 | 如 | 不 | 得 | 見 | 君 | 素 | 必 | 見 | 一 | 也 | 屬 | 虎 | 故 | 少 | 出 | 生 | 于 | 相 | 愛 | 了 | 深 | 初 | 每 | 惠 | 去 | 心 | 語 | 以 | 此 | 君 | 者 |  | 俯 | 視 | 一 | 如 | 之 | 概 | 乃 | 其 | 作 | 威 | 性 | 宰 | 不 | 能 | 密 | 物 | 以 | 此 | 性 | 性 | 生 | 而 | 處 | 世 | 所 | 不 | 合 | 日 | 在 | 是 | 中 | 也 |  | 拜 | 在 | 任 | 心 | 中 | 明 | 子 | 中 | 香 | 月 | 也 |
|---|---|---|---|---|---|---|---|---|---|---|---|---|---|---|---|---|---|---|---|---|---|---|---|---|---|---|---|---|---|---|---|---|---|---|---|---|---|---|---|---|---|---|---|---|---|---|---|---|---|---|---|---|---|---|---|---|---|---|---|---|---|---|---|---|--|---|---|---|---|---|---|---|---|---|---|---|---|---|---|---|---|---|---|---|---|---|---|---|---|---|---|---|---|---|---|---|---|---|---|---|---|---|---|---|--|--|--|--|--|---|---|---|---|---|---|---|---|---|---|---|---|---|---|---|---|---|---|---|---|---|---|---|---|---|---|---|---|---|---|---|---|--|---|---|---|---|---|---|---|---|---|---|---|---|---|---|---|---|---|---|---|---|---|---|---|---|---|---|---|---|---|---|---|---|--|---|---|---|---|---|---|---|---|---|---|---|

北齊所刻如佛身

毀觀室主人遺履

△胡叔福藏▽

清季權璫李蓮英之墓



~~~~~金簡齋攝贈~~~~~

◁ 梁任公書箋 ▷



—— 省生贈刊 ——



西之公身

湖濟肉像

明之歡佛

代銅喜像



尙小雲能仁寺景片



垂雲閣主贈刊

尙小雲，荀慧聲，芙蓉草，皆為正樂社弟子。歲庚申，余有正樂三艷之編，適小雲在滬，以戲裝小景十種見貽。此其一也。未幾，余丁內艱，無心及此。景片收藏至今，實為外間所不經見。飾小生者，則滬伶李桂芬耳。

丁卯秋仲燕小山隱識於都下



星明女國中之名著國外

媚 阿 黃

影 近

胡蝶女士之白蛇傳影劇



張慕芸贈

名家畫黃山壽扇



毛詩大序疏證

邵次公

毛詩有序。鄭康成詩譜。王肅家語弟子解注。蕭統文選。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並以爲子夏作。後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引或說。並以爲衛宏作。隋書經籍志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若大序小序之分。則始於釋文舊說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今按大序者。全書之序。小序者。每篇之序。關雎爲全書之首故。既有小序。復綴大序於其篇首。久之誤合爲一。釋文分之。其說了然。朱子作詩序辨說。以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志也。爲大序。其餘首尾爲關雎之小序。其分別較釋文微有不同。而以此篇爲二序。所合則一也。大序何人所作。迄無定說。據愚所知。其說往往與三家相通。尤多符於緯候。惟四始六義。名同實異耳。爰爲之疏證。以通今古之郵。或曰愚之爲此言。在申今文之說。以證詩序之僞。竊不敢承。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後漢書寇榮。蔡邕兩傳註。並引翼奉云。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寇榮張奐兩傳。並云風爲號令。蔡邕傳云。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郎顛傳云。風

者號令天之威怒。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按序以國風取義於天之風。又引伸其義爲教。號令謹告。卽教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御覽六百九引春秋說題辭云。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藝文類聚五十六引詩含神霧云。詩者天地之心。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選四子講法論註引樂緯動聲儀云。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歌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樂記史記樂書說苑修文篇並云。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故誰苑作而）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說郛述詩含神霧云。治世之音溫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翼奉傳曰。詩有五際。推得失。續漢書禮儀志引樂叶圖徵云。

夫聖今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翼奉傳又曰。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匡衡傳云。始平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匹配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文選笙賦註引樂動聲儀云。樂者移

風易俗。說郛述動聲儀云。先王之法。釋在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本疏引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

六情。宋均注云。六情卽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按六情乃齊詩說。謂

喜怒哀樂好惡。見翼奉傳及白虎通。宋均以毛義說齊詩。是爲誤證。或者齊學亦有六義。卽比附於

六情。宋民因其名相同。遂以毛義解之。猶之毛齊二家。皆有四始。名同而實異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說郛述含神霧云。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高誘注。淮南說山篇云。夫理性情。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翼奉云。詩之爲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匡衡云。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樂記亦言先王本之性情。作樂。內則疏及成伯璵毛詩指說引含神霧云。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文選笙賦引樂動聲儀云。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好獵。陳俗利巫也。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古微書述含神霧云。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是謂四始。詩之志也。按四始之義。大序以國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與齊詩以火明在亥爲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己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義異名同。然故訓傳中。並無一語及四始者。

六義四始等說。絕似今文學者之語。而與古文說不類。此一疑竇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匡衡云。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御覽一百四十五引詩緯推度災云。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

由上列諸證觀之。詩序雖古文說。而與齊義至近。緯說固齊義翼匡諸家。亦皆齊詩師儒也。

(完)

海桑詞序

徐半夢

海桑詞者。余友冬青國變之吟。比諸黍離麥秀之歌。天問哀郢之作也。翳夫典午運消。大辰星襲。皇綱失馭。海水羣飛。轂下豺狼。遍交蹄跡。舟中胡越。競動戈矛。淒涼生玉樹之悲。霽落實銅仙之涕。金缸掩夜。玉盃啼朝。燐飛太液池邊。鐘冷未央殿側。然而蝦蟆語井。帝號無愁。燕雀處堂。公名安樂。敝國起於衽席。民氣沸於蝸蟻。大野龍鬪。此其時矣。華亭鶴唳。可得聞乎。冬青既客燕臺。載遊衡嶽。沈黃鐘以表鬱。摧玉柱而賦怨。瀟湘夜雨。洞庭夕波。長河千里。晨風乍驚。崇巖百重。殘月始墮。於時渺渺予懷。縣縣遠道。花紅冒霧。當春亦秋。草碧黏天。方晝若夜。心聲在抱。意蕊橫飛。雖欲朱明挽戈。蒼旻補石。霜颯颯而侵袂。雲沈沈以卷懷。憂能傷人。歲不與我。縑千絲之白髮。都是愁根。踢十丈之紅塵。無非淚屑。天胡此醉。生更不辰。爰乃吐華製辭。鼻音逞藻。抗沈思以孤往。寄柔情於麗則。醉生夢死。寫怨何窮。地老天荒。鬱愁無極。庚蘭成之蕭瑟。阮嗣宗之痛哭。一身迸集。萬古回皇。此則影事前塵。大都不堪回首。而搓酥摘粉。信能移我閒情者矣。

仿製古代禮樂器之管見

施涵宇

聖人制器尙象。凡鼎彝之屬。其賁飾則雲電夔鳳之文。其形式則高下方圓之式。纖麗而合中正。古質而寓工巧。以養以戒。均有取義焉。迨始皇焚書。圖籍蕩然無存。彝器散失殆盡。漢儒編纂三禮圖。未見三代之原器。徒憑臆說。訾謬百出。唐儒因之。以訛傳訛。千古引爲遺憾。宋徽宗政和間。獲周鼎於鎬京。獲兕敦於長安。獲黃目尊於浚都。乃命禮制局制作禮器。凡二十八種。另製政和禮器款識兩帙。於是一洗漢唐諸儒臆說之陋。萬世而下。始識三代尊彝之制。使六經所載。不爲空言。可謂極一時文物之盛矣。元世祖入關。崇信桑門。蔑視儒教。貶孔子爲中賢。幸至元二十四年。從廷臣之請。設江南各路儒學。孔教賴以不墜。成宗大德間。命各路鑄造祭器。伸尊孔之義。遂成令主。武宗制加孔子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故元代之禮器。亦蔚爲大觀。清乾隆命九江鑿仿製禮器。易銅爲陶。規模雖具。然猶未臻聖人制器之盛軌也。今欲編訂禮制。應仿宋政和元大德先例。由禮制館仿製三代禮器。頒給京內外文武聖廟。一體遵用。其專祠家廟祀典。如願遵用古禮器。

者亦可按照文武官階酌量分配。惟鑄造禮器之費。應由京內外自行籌備。交禮制館鑄造。以昭一律。此仿製古禮器之大略也。

聖人之作樂也。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八音之始。必原於律呂。律呂之氣。肇於黃鍾。黃鍾之生。而平於中正。黃鍾之數。上下相生。月律互間。周一歲之月十二數。而金奏舉。其餘絲竹之類。必因鐘律以求協而同歸於和者。爲備樂。然則鐘固樂之始也。周官鳧氏鑄鐘。器無大小。而致飾則一。此先王之法也。西漢以後。浸失其傳。枚所以節聲。而長短異狀。衡甬旋蟲所就以固結。而易之爲係而下垂。枚短則聲不能節。而有隆殺。易之爲係而下垂。則動搖而有餘韻。參雜相紊。雅正或乖。而漢武之遺音。不復可得。良可慨也。宋徽宗崇甯三年。於南都崇福院得宋經鐘六。乃作大晟樂。卽取以爲鐘法。清乾隆二十六年。臨江民耕地得古鐘十一。大吏具奏以進。高宗定爲周鈔鐘。應十二律。內缺大呂一器。乃勅內府審度鑄成。因於西苑構韻古堂貯之。古鐘之十二律具備者。祇有此數。現禮制館既附設樂律所。鐘爲樂之始。似應調取韻古堂之鐘。以爲鐘法。造范鼓鑄。與大晟樂並垂不朽。仍飭

京內外備款定製。則中和之雅奏。可以上配咸韶矣。此仿製古樂器之大略也。

觀呂美秋演嫦娥奔月

鮑婁先

娥月娟娟夜色涼。六街清影白如霜。却從綺閣停宵宴。便逐輕車入戲場。聒耳笙歌凝竹肉。忽然變作霓裳曲。百盞明燈照艷妝。當筵捧出人如玉。疑是趙飛燕。驚看張麗華。前身託明月。墮影落倡家。倡家慣作游仙夢。美人嬌小桐花鳳。手把花枝出洞房。清歌一曲黃鶯弄。清歌妙舞姿迴環。人影花光月一彎。不是人間比天上。却疑天上遜人間。高臺隱隱排仙闕。搜身直訝驚鴻沒。髮髮雙垂蟬覆肩。纖腰一捻柔無骨。此時歌管漸悒悒。此際燈光澹素襟。真似美人天上坐。青天碧海夜沈沈。瓊樓玉宇高寒處。自有真仙隔雲霧。霧鬢雲鬟宮樣妝。妝成俏影梅郎妬。梅郎豔字九州聞。撲朔迷离總愧君。修到神仙清淨福。莫因楚舞夢爲雲。

仿製古代禮樂器之管見

九

訥漢隨筆

張耀僊

徐水張瞿先生（鑿衡）一字耀僊。丁卯後自號聖延。少負奇氣。既長而長身玉立。細瘦通眉。目光炯炯。骨節嶺嶺。清瘦爲世罕觀。年十三舉十三經。擅古近體詩。工漢魏八代駢文。制舉文。以才勝。書法尤精。往嘗問業張廉卿先生。先生善之。許爲可與進也。晚年致力詞章之學。與吾師番禺沈太侔（宗畸）參稽。格律益嚴。所著皆足傳。予與先生爲世誼。朝夕過從。情益親。先生有所著作。必出示。訥漢隨筆爲近作之一。以病手不能錄輯。囑余任之。因編布於此。以公於世焉。

次溪謹識

小說鼓詞有王華買父之戲。向常疑之。以爲所買者爲天子。究屬何朝之事。必有所因。始成演義。近讀宋鑑。言寧宋嘉定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太子。更名竑。蓋寧宗無子。擬擇宗室而立焉。慶元人余天錫者。爲史彌遠府中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邸置嗣爲名。陰擇諸宗之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秋鄉試。彌

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保長卽圖正保正之長也。避雨。保長知爲丞相客。具酒黍相款甚肅。須臾有二子侍。天錫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還臨安以告。彌遠命召二子。保長大喜。嚮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命歸。保長大慚。逾年彌遠忽又告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往召之。保長辭謝不遣。懲前事也。天錫乃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撫於其父族。遂戴還臨安。及貴和立爲太子。乃補與苒秉義郎。後更名貴誠。奉沂王後。寧宗大漸。彌遠矯召立之。更名昀。以苒爲濟王。與芮卽貴誠。貴誠卽昀。卽理宗也。全保長理宗生。母全太后。父則王華。小說所自來也。

小說戲曲每扮演皇太后。皇后其科白動稱哀家。徧考莫解其故。竊謂帝配天。后配地。嚴父天也。慈母地也。後村曲不讀書人。遂本父歿稱孤。母歿稱哀之意。而矧此二字。

宋鑑載宋帝是。景炎元年十月立於福州時。播越海濱。諸事粗庶務疏略。楊太妃垂簾見羣臣。自稱

曰奴。此婦女稱奴之見於正史者。因記於此。

純廟欽定廣羣芳譜。載春花中有一種鸞枝花。木本。葉如桃。而有缺刻。花深淺紅色。附枝著花極茂。密。三月開。朶如移棠。亦若郁李。花時甚繁。蓓蕾滿樹。既多附枝。且有作蕩於樹身者。北京多有之。云。余來京師。幾二十年。未嘗聞此花名。以臆度之。或榆葉梅之正名耶。然譜中有秧梅一種。不知孰是。前訪沈宗畸太侔。偶舉問之。太侔不俟詞畢。卽云。鸞枝花卽榆葉梅。北京人稱爲榆葉梅。各直省官京師者。多稱爲鸞枝。蓋榆葉梅者。俗稱也。斜街花肆主人。與北京下等社會中人。多稱之。而直省人士。以甲乙科官京師者。皆呼鸞枝花。聞之前輩者云。昔南齋曾種此花。春時甚盛。道光中。春日。宣宗偶幸南齋。見此花甚茂。顧在值翰林某曰。此花葉殊不似榆。何以稱爲榆葉梅。翰林卽連云。此花正名鸞枝。洵皇曾賞之。所稱榆葉梅者。皆園丁花匠之俗呼。以其葉有缺刻耳。宣宗頷之。自後鸞枝榆葉隨人呼矣。若夫秧梅。則又別一種也。

(未完)

毛公鼎漫談

戴友蓀

吳大澂謂是鼎言文武言先王知是成王冊命之辭。武斷無據。殊不足信。竊以是鼎所載。實周宣王卽位初年之冊命有五證焉。銘言弘唯乃智。余非壽又昏者。是王責毛公弼己。謙言實賴毛公之智。匡己不及也。無唯正昏。弘其唯王智者。是王嘉美毛公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百姓無有以王爲昏。僉以王爲智也。正無敢湏（此字未確）于酒。女毋敢羔（鑿）在乃服者。是王自勉併以勉毛公也。正爲宣王之名。史記作靜。竹書紀年作靖。正靜靖同聲。並通用。天子對諸侯自謂稱名。例見尙書康王之誥。此其證一也。銘言四方大從不靜者。正指宣王元年。命秦中征西戎。尹吉甫北伐玁狁。二年命方叔南征蠻荆。命召虎平淮夷。王親征徐戎等役。若謂是成王之冊命。則史記周本紀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荆錯四十餘年不用。又安有四方大亂之事乎。其證二也。又銘言蕤小大楚賦。卽周禮攷工記匠人鄭注。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執。疏蕤謂準法也。家語正論解。合諸侯而蕤貢事禮也。王注蕤分別貢獻之事也。說文楚叢木也。詩周南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賦

周禮地官委人所掌歛野之賦也。竹書紀年周宣王元年復田賦。沈注周自厲王奔瑗田賦廢弛。宣王卽位而復之。此云藪小大楚賦卽所復田賦之類。其證三也。俗（欲）我弗作先王頃一語。是指厲王奔瑗事無疑。其證四也。此銘之藪轄等字。塙是籀文。其證五也。若謂僅因銘文言文武言先王而以爲成王之冊命。則尙書罔命文侯之命亦皆言文武言先王。吳氏抑亦定爲成王之冊命歟。

衍率裏懷不廷方。○爾雅釋言懷來也。中庸懷諸侯也。詩韓奕榦不庭方。傳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又常武徐方來庭。傳來王庭也。書周官四征弗庭。葛曰弗庭弗來庭者。說文广部庭宮中也。又九部。廷朝中也。竊以此銘之廷及他器立中廷之廷爲本字。詩書之庭爲借字。

亡不閑于文武耿光。○案閑字當讀爲詩商頌那衍我烈祖之衍。爾雅釋詁衍樂也。金文中多用侃字。如今中鐘用侃喜前文人。叔氏鐘用喜侃皇考。斨狄鐘侃先王是也。耿光德也。書立政以覲文王之耿光。此言亡不閑于文武耿光者。謂昔不來廷之國。而今無不樂于文武之德也。吳氏讀閑

爲捍衛之捍。非是。

就許上下○易震來就就。釋文引馬融注。就就恐懼兒。履愬愬終吉。馬注愬愬恐懼兒。竊以就許亦當訓恐懼。惟就就愬愬爲雙聲。就許爲疊韻也。

毋敢妄寧○案毋敢妄寧。不敢苟安也。書無逸不敢荒寧。借荒爲妄。僞孔讀荒如字。謂不敢荒怠自安。實望文強解耳。

康能四國○案康能卽詩大雅民勞書文侯之命柔遠能邇之柔能也。爾雅釋詁康柔並訓安。

迺唯是喪我國厯○案喪當讀爲爽。說文爽明也。集韻喪失也。二字古音同。常通借。書盤庚故有爽

德。集傳爽失也。書仲虺之誥用爽厥師。墨子非命上篇襲喪厥師。下篇作用爽厥師。畢秋帆謂襲

用爽喪音同。穴散昧爽之爽。從日從喪省聲。是其證。書君奭乃惟時昭文王。借乃爲迺。借時爲是。

惟唯古通。爽我國厯者。謂彰明我國之厯數也。書大禹謨天之曆數在汝躬。爾雅郭注歷歷數也。

善效乃友○廣雅釋言效攷也。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周夔父鼎率乃友以事。釋曰。友謂臣僚

也。詩既醉鄭箋。朋友謂臣僚同志好者。書酒誥太史友。內史友。猶此銘之卿事寮。太史寮。此言善效乃友。猶書罔命之慎簡乃僚也。僚寮通用。

說文人部僚好兒。詩大雅板及爾同寮。毛傳寮官也。鄭箋與汝同官。俱爲卿士。左氏文七年傳。同官爲寮。則寮爲本字。僚爲段借明矣。但說文八部無寮字。而穴部有寮字。訓穿。又稱論語有公伯寮。今論語亦作寮。竊疑說文八部本有寮字。今本誤挽耳。或寮卽寮之異文。段玉裁謂寮爲俗書。則延矣。

粵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粵朕夔事。○書顧命師氏虎臣百伊御事。大誥越爾御事。傳及於御治事也。案粵越通。夔卽周禮天官內豎。執夔器以從遣車之夔。字從衣執聲。執卽正文執。小大楚賦之執。從夊持木而種之于土也。指事。此種執字之古文也。石鼓執字亦如此作。說文夊部。執從牽夊。殊失古人造字之指。夔事卽書之御事也。御治事之臣。而謂之夔事。因其所治之事夔故也。吳氏謂夔卽執之異文。夔事卽執事也。夫執字從卒。卒字從大從羊。卽隸楷亦迥然有別。自號多識古

倚

聲

集

玉馬初回六蟾半落撲地西風
萬簾幙花枝暗凝曉露重羅衣倦鬥
秋雲薄那人家此時節且行樂

依舊未忘團扇約無奈又聞雞聲
惡只尺微波渺難託當初誤君青
鳥羽何年報我飛
黃藥叛兒誇坎
侯怨沈吟著
千秋歲引

芸子正和

丁卯秋瑞彭一馬上



言志集

依韻金菊人見拙書以行

遇楊寄贈之作

眼前開卷盡當體身後之兒
亦歸禮儀中雲集恐新鳳可
惜紅燭密金烏司處者志花

如夢太史歌米人滿街欣

成作知過覺莫持杖倚

河楚姑

相傳名師李雪園家字極極十
萬五萬如夢夢是吳梅村亦作今

史謂楊升菴也

蓬臺金澤詩

——姚莊父詩稿——

文奇字者。竟延謬若是矣。

朱繼回轅○案轅字從龠從囧省聲。卽詩鞞鞞淺轅之鞞字之異文也。吳氏所見之拓本。必因其上之爪不明。故摹作鞞。而釋爲蓮字。又復傅會以爲藻率鞞鞞之率。實郢書燕說矣。回卽鞞之借字。錫女茲弁用歲用政○案弁字卽俗字之省文。上文兩朕字卽從此。自錫女翟鬯以至朱旂二鈴。是分叙所錫之衣服車旂。此言錫女茲弁。是總結而重申之耳。用歲用政。謂用茲所錫之弁品。以戍守與征伐也。歲戌政征。同聲通借。吳氏釋茲弁爲絲弁。謂卽詩之絲衣爵弁。又謂用歲用政。卽周禮太史正歲告朔之事。乖謬迂曲甚矣。

宦海潮本事

一士

十年前在廣和樓觀富連成社演宦海潮一劇。爲彭雪琴誅不法武員譚祖綸事。（小金鐘飾譚。小翠花飾譚友之妻。）此劇編製不甚佳。服裝明清雜糅。尤非是。惟其事大體不虛。據王壬秋彭氏行狀云。『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張清勝。』

妻。清勝訪之。陽留居密室。出偽券索償。得遂去。訴營將州縣。皆爲祖綸地。置不問。因訴於公。公先聞黃州漢陽道路藉藉。欲治之無端。得清勝詞。爲移總督。先奏劾祖綸。且遣清勝赴武昌質之。詔公與總督卽訊。祖綸令人微伺清勝於輪船。擠之溺水死。餌其妻父母及妻劉氏。反其獄。忠義營統將方貴重用事。總督昌言誘姦無死罪。謀殺無據。公揣祖綸根據盤固。不可究詰。適總督監鄉闈。（按凡有巡撫省分。例以巡撫充鄉試監臨。今日總督監臨鄉闈。是常有說。）卽驟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親訊。忠義營軍傾營往觀。祖綸至。佯佯若無事。公數其情事。支離狡詐。及謀殺蹤跡。祖綸伏罪。引令就岸上正軍法。一軍大驚。然已無所及。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歡叫稱快。一叙事生氣勃勃。讀之令人神王。亦湘綺翁得意之筆也。所謂宦海潮一劇。蓋導源於是。其事其文。本可爲編劇之絕好材料。惜庸手爲之。竟致點金成鐵耳。命名宦海潮。亦嫌浮泛不切。劇中彭譚對壘大戰。尤堪發噱。

齊州稽古錄

徐凌霄

金石之學。經學家重焉。以其可以證真偽。便於考訂。而補苴也。史學家亦重焉。以其可以參乘志。補遺聞。有益於官家紀傳之缺失也。若夫雕鏤之精粗。足覘先民之美術。文字之體狀。可資文化之探求。樂石貞珉。質地色澤。又可以見古代之礦物。各地之土宜。非只爲嗜古玩物者之便利。金石之書。初僅於鄉邑。後乃擴諸都會。如中州金石志。關中金石志。並足以輯補殘敝。彰闡瑰奇。顧文化之迹。莫早於秦豫。而莫備於齊魯。所謂近聖人居。萬流所彙。清初各帝。特命各方所貢。內府所藏。頒致東魯。以光文教。濟南爲省會所在地。故吉光片羽。積時累月。亦復蔚爲大觀。今據收藏家所紀錄者。述其概略。備覽觀焉。

運使有園曰「也可園」。園有銅盤二。相傳齊相管夷吾用以煮鹽者。口徑四尺二寸。高三寸。重二百二十斤。一完整如新。一則略有罅隙。舊在東萊屬掖縣西絲場監大使署竈房。清嘉慶初。場使汪德潤運至省垣運司署。西絲場原有銅製監鍋二十餘。至乾隆中。僅存其二。蓋土人不知珍惜。毀棄

者屢矣底平而色綠。式如盤。通志以史記平準書爲證。曰因官器作養鹽。官與牢盆。卽養鹽之盆。卽此物云。至民國四年。猶存運署。今則杳如黃鶴。聞已爲人竊售於矮人矣。可嘆惜也。

何子貞（紹基）爲山東學政。其弟紹業有嗜古癖。曾有磚刻石鼓文。十鼓各一文。摹舊本皆奇古。其文之可辨者錄其五。

（一）遊車既工。遯馬既同。遊車既好。遯馬既馳。君子鼎遷。鼎旂塵速。君子出求。角工茲日。寺遯。殿其其來。趨。趨卽。遯卽。時趨其來。大遯。殿其樸其射。其獬蜀。

（二）毆沔。沔馭。淖淵。處出。君子出漢。又沔。其旂。帛魚。躒其。蓋氏。鮮黃。帛其。鱗又。鱗又。鯨。胡。孔。出。矣。注。佳。鱗。出。佳。楊。及。柳。

（三）甲車安。鑿既簡。左驂。旂右。驂。旂。遯。目。隴于。遯。遯止。陝宮。車其。寫。秀。弓。寺。射。麋。豕。孔。庚。應。鹿。雉。兔。其。又。旂。其。繼。大。出。各。亞。吳。執。而。勿。射。庚。趨。君。子。適。樂。

（四）鑿車。舉。鞅。弓。孔。碩。彤。矢。馬。其。寫。六。轡。徒。駿。廊。搏。肉。車。徒。如。章。遯。溼。陰。陽。逐。馬。射。出。矧。獸。鹿。如。多。

賢趣禽尤異

(五) 詭雨徒驟。日行或根深日一方其奔吏。

以下視此而缺失各殊。第八鼓則全無可識。於是暖叟亦以古文字作短跋曰。

秀厥樸如攻車。得而及如貫魚。吉日午既寫君子兮樂骨。

兄紹基跋

此等文字讀之乃至苦事。亦極趣事也。原藏灤源書院。書院自清光緒間。即改學堂。此刻乃歸金石保存所中。暖叟又自爲撫刻。李北海書秦望山法華寺碑。而自爲之跋。蓋以咸豐戊午年在吳。韓履卿貽以宋拓最勝本。携至濟南。付其老僕陳芝重刻者。跋云。北海書與魯公同時。並驅所撰書。多方外之文。其剛烈不獲令終。亦略相似。兩公書律。皆根矩篆分。淵源河北。絕不依傍山陰。余習書四十年。堅持此意。於兩公有微尙焉。苦臂孱孱弱。復多嗜少專。瞻望前哲。徒增歎媿。讀此可知道州書得力之所在也。

先何氏而督魯學者。有大興翁方綱。儀徵阮元。皆名流雅望。勤於稽古。翁何又各以書名。今翁氏所

書有佛公祠碑。及小滄滄記。舊學政署有翁氏書聯。一爾無文字休言命。我有兒孫要讀書。一然翁書不如何氏之多。歷下亭大門之一。歷下此亭古。一濟南名士多。一及亭柱之一。歷下此古水亭。有一覽湖山之勝。一。大清當今萬歲。爲九年己未所修。一皆何氏遺蹟。又爲運使陳景亮書重修。歷下亭記碑。高一尺六寸四分。橫三尺九寸六分。記三十七行。行十四字。正書字徑六分。又有詩刻。高一尺四寸。橫二尺八寸。三十九行。行二十字。正書字徑四分。小序曰。陳弼夫都轉同年重修歷下亭。以六月十六日落成。招領屬紀。以詩詩曰。

當時北海宴工部。海右此亭已稱古。員外雖營結構新。臺觀之舊何年所。堂堂更閱千餘歲。代有興廢增仰俛。天然勝境留湖山。寥廓高名仍李杜。福州陳君濟時傑。家世誦芬傳治譜。卅年放歷涉中外。滿身才望資文武。懷賢識古寓襟抱。振慶修殘得根矩。高情澹蕩落胡水。薄俸翩然化庭宇。湖維純廟屢巡方。步趨仁皇勤續緒。濟南勝處御題徧。湖上頻煩宸翰咀。欽膽兩碣星斗連。勢虹層霄龍鳳舞。百年禮樂今猶昔。三代憂勤孫紹祖。游豫徒勞望翠華。艱虞更益厯當宇。十年膏肝無暇逸。四

海瘡痍但淒楚。今茲旱乾異常歲。坐見千里成赤土。可憐菽麥盡枯倒。又看蝗螟生翅股。五月望後雨始來。直自京畿浹齊魯。連宵徹旦恣酣澀。久鬱一舒成莽鹵。兼旬畏景復焦迫。萬隴維嬰待甘乳。欣逢昨夜再沾洽。恰與前番相助補。計從仲夏得雨初。亭子經營事斤斧。今朝工罷芳宴開。天與滂沱潤軒廡。快聞夷媵焚海上。又報捷書走江浦。卽看天下先兵馬。何止山東多黍稌。穹蒼有意蘇疲民。福應從茲歸哲主。小臣閒放坐迂闊。終年懸悲相錯迕。敢云一旦戀琴尊。曾見九州樂于羽。衆寶跌宕負文采。相與眈眈遺箕組。結屋或在菰蘆鄉。尋盟早入鳧鷖侶。辦湖晴靄乍開合。四山夕陽爭媚嫵。是時十六月正望。水鏡圓靈照初鼓。烟雲歛盡夜光滿。荷芰無聲暗香吐。主人見謂宜有詩。匪曰落成仍喜雨。詩成紙上露珠生。字字光明定堪煮。

讀此詩視讀所謂石鼓文者。暢利甚矣。而字蹟亦剛健婀娜。情怡動目。何氏墨拓最多。行銷易罄。若夫古篆殘碑。則只供嗜古家之取求。非普通之嗜好也。是故金石之鑒賞亦各隨賞鑒家之標的。而異古玩家意在古。美術家意在美。科學家又重物質之研究。文化家則期有歷史上之發明。齊管仲

養鹽之盤。何以優於常人之盤耶。以其古耳。以其爲管仲之物耳。若道州之書。則自有超越其他作書者之特殊的美。此美與古之異也。

達

王小隱

昔端祠齋。羅致刻石。多不可容。乃陷諸壁。一時堂室。胥類窳窳。川亂旣作。爰喪其元。談者相謂。實兆不祥。不知前人。已有死軒。服御器用。皆出古塚。更有畸人。夜眠棺內。領略身後。是何况味。有心作達。實未忘情。荷鍾青山。猶著痕迹。吾於祠齋。猶許其豪。獨至臨難。無定力耳。

歌台新語

垂雲閣主

京調發源徽漢。實近弋腔。其音以高亢爲主。程長庚主三慶班時。子弟中不能正工調者。輒不許其習歌。是以昔年優伶。未有不能正工調。而能享盛名者。程長庚之腦後音。余生也晚。未及一聆。故老相傳。長庚在財盛館。與何桂山演龍虎鬪。其音直達街衢。行人住足而聽。一時宣外大街。途爲之塞。方以響遏行雲。庶幾近之矣。孫菊仙之見賞於大老板。卽在孫之歌喉。而孫滿口天津字。能以瑕不掩瑜。克享大名者。亦正在此佳喉耳。許蔭棠。雙克庭。韓九峰。都人稱爲三驢。雖原貶詞。其音之宏。可想見矣。譚鑫培之喉音。號稱雲遮月。抗墜從心。剛柔兼備。運用直如意珠。純厚處。若似稍遜汪桂芬。而雋永勝之。然鑫培終以桂芬實大聲宏爲勝己。遇堂會。必以先桂芬登場爲快。其虛心有如此者。或有謂鑫培調門。去桂芬甚遠者。殊爲大謬。蓋鑫培之音。宏雖不若桂芬。而調門未必不能及之。昔年舞臺上。未見有各携琴師者。亦未見有一戲之中。調門各異者。譚汪嘗演戰長沙。琴師旣出一手。調門亦歸一致。又鑫培嘗與劉永春演二進宮。劉故爲高調。鑫培則仍行其自然。平平出出。並不稍

弱。今之學譚者。多爲沙啞之音。能其低而不能其亢。能其柔而不能其剛。實原靡靡之音。龔培有知。當不瞑目。作俑固爲余叔岩。至馬連良乃更變本加厲。一時風氣所趨。凡習歌者。不必有喉。而喉之佳者。甚至故爲啞啞。以求其似。直接學余馬。而間接亦且謂爲譚派。吾實爲譚派二字哭也。賈洪林自喉敗後。一蹶不振。鬱鬱以終。使在今日。則洪林何不可爲超等名角。啞喉前輩。當能與余馬爭名。惜其生不逢辰耳。

曩在滇垣。見某牙醫館門首懸一聯云。

易牙能知味

沒齒無怨言

雙關巧湊。可稱妙絕。惜忘却撰者姓氏。

(孫)

祝英臺考證

玉文

余髫年春日喜與諸弟撲蝶爲戲有所獲則繫之以絲往往蹂躪死余姊見而誡之曰蝶之黃色者爲梁山伯黑色者爲祝英臺是皆癡情兒女所化也速縱之去毋喪其生察其言若不勝憐惜余年八九愛閱七字說部中有演梁山伯祝英臺故事而成爲彈詞者書之大意略謂祝氏有女慧而好學欲負笈遊杭嫂腹誹之恐學成難保其貞女聞之誓天而別易男兒妝與梁山伯同師日則共筆硯夜則共床席同學三年情好益篤而梁不知其爲雌祝使旋就地月信來潮偶爲梁窺察必多方彌縫未露些些痕跡然祝頗屬意於梁但守誓履貞止乎禮義未嘗有所染既卒業同道而歸祝一路挑之梁不知也送祝歸家梁亦自去殷殷訂後約屬其早來泊梁再來也晚知祝爲女並聞其已字馬氏懊恨而死祝往弔之哀慟欲絕馬氏旋來迎娶道經梁墓阻風不能前祝方降輿展拜墓忽中裂祝縱身躍其中侍者攀之不及碎其裙裾化爲胡蝶雙雙飛去作者故神其說謂是金童玉女偶謫人間三世不得成眷屬當余放學歸來挑燈朗誦用博諸姑伯姊之歡聞者輒歛歔感嘆無不

恨天公太酷虐也。及余于歸姚氏。因外子習爲填詞。詞譜有中調名祝英臺近。心識之。偶詢此事。外子以爲荒唐之詞。余亦疑之。未有以應也。偶爲外子檢書。得梁祝故事數則。甯波府志。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時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遇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地忽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封爲忠義。有司立廟於鄞。漢廣輿記云。今宜興縣善卷洞。爲梁祝盟誓處。又某書云。善卷洞在國山東南。卽祝英臺故宅也。又某書云。義婦塚在甯波府城西。梁山伯祝英臺二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梁爲鄞令。卒葬此祝氏弔墓下。墓裂而殞。遂同葬。謝安表奏封義婦。又某書云。梁山伯東晉會稽人。爲鄞令。以病死。相傳山伯嘗與上虞祝氏女英臺同學。祝適馬氏。過山伯墓。大號慟。地忽自裂。遂與山伯同葬。迦陵集注。善權寺相傳爲祝英臺舊宅。寺後一臺。云其讀書處也。爰倚祝英臺近。因和壁間舊有谷令君詞韻。詞曰。傍東風。尋舊事。愁

臉界紅筋。任是年深。也有繫人處。可憐黃土苔封。綠羅裙壞。只一縷春魂。拋與。爲他慮。還慮化蝶歸來。應同鶴能語。贏得無聊。呆把斷垣觀。那堪古寺鶯啼。亂山花落。惆悵煞。臺空人去。又陳檢討詩集有云。碧鮮庵。相傳爲祝英臺讀書處。詩云。壞道紅泉漱。殘崖碧蘚滋。逢人一招悵。何處女郎詞。空餘雙蛺蝶。日受東風吹。又某書云。吳中有花胡蝶。橘蠹所化。婦孺呼黃色者爲梁山伯。黑色者爲祝英臺。俗傳祝死後。其家就梁塚焚衣。衣於火中化爲二蝶。蓋好事者爲之也。證之諸書。梁祝果有其事耶。則各書援引。皆據俗相傳。果無其事耶。雖不見於史冊。而甯波府志。列諸閩奇列傳中。且上虞與鄞。古蹟昭然。誇爲艷事。余信實有其人。特傳聞異辭耳。語曰。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又曰。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與午風流人物。莫不多情。今也梁祝生爲情種。又丁晉室偏安江左時。風氣所囿。一往情深。正如情絲萬縷。裊蕩天空。一觸卽着。纏綿不絕。况其三年同學。莫逆於心。一旦分襟。情何能免。及鳳約鸞期。重來悔晚。旣識祝爲女子。而聞又與馬氏婚。此時懷喪爲如何。余知梁山伯終當爲情死耳。梁死而一靈不泯。遺言葬清道山下。果能阻祝香輿。墓土自裂。祝感念前情。躍身入墓。殉情而歿。

此事實。在情理之中。情至極處。精誠可感。天地間至情。本應如此。初非奇聞異事也。於是可知男女同校。當時決爲禮教所不容。故祝必得易粧而後可。迷難撲朔。實開花木蘭黃崇嘏之先河。而祝日與梁山伯耳鬢廝磨。筆硯磋切。兩情相契。一塵不染。其難能可貴。豈木蘭崇嘏所能望其項背。蓋木蘭代父從軍。孝思正篤。日與槍卒火伴爲伍。殺伐征戰。十二年無寧晷。當然不能發生情感。崇嘏炫才會試。志博功名。方且與衆兒郎爭雄壇坫。且爲時甚暫。斷不能專情於一人。余每設身處地。各爲思量。故曰爲木蘭崇嘏則易。爲祝英臺則甚難。梁祝情感。高尚真潔。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梁爲情死。祝爲梁殉。封爲義婦。傳爲美談。洵不誣也。可以維坤軸風末世矣。或曰。設當時祝不易妝。梁得知其爲女子。同窗共讀。其纏綿顛倒。斷無完貞理。余曰不然。梁祝本無兒女之私。純爲友朋之好。卽進而爲夫婦。亦相敬如賓。不屑床第之愛。况祝信誓守貞。迥非尋常流輩所企及。惟其品愈高。志愈堅。故其情亦愈篤。卽祝不易妝。亦非梁所能墮其貞操。徒爲祝所鄙視。焉得望其以身殉之耶。古人特重視。良有以也。祝之死。謂殉情亦可。殉知己亦可。謂殉兒女之私則不可。祝不死於梁求婚之時。不

死於梁死之時。而死於嫁馬之日。嫁馬則有負於梁。與梁無盟誓。無婚約。死不得其名。故不死。及降與展拜。追念前情。梁由我而死。有不得不死者。墓土自裂。非梁之靈異。實祝精誠所感也。間不容髮。縱身其中。倘緩須臾。又不得死所矣。且古人類此者甚多。事在情理之中者。方得謂之至情。逆情干譽。不足道也。梁初不識祝爲女子。而與之契。是友朋之好也。及知爲女子。而求爲夫婦。實在情理中。求婚不成。悔恨曷已。而以死繼之。亦不乖乎情理也。余故視爲極尋常之事。而服其用情之正。祝之爲人。大可欽敬。以視木蘭崇嘏。更可傳之不朽。何得以小說家言。便以荒唐之辭目之耶。至於化身胡蝶。侈爲豔異。初聞而奇之。倘望夫化石。連理交枝。果有其事。亦不足怪。無非一念精誠。感而化此耳。內子緣男女同校。發生感情。訂爲婚約。而中道脫輻者。頗不乏人。今見教部有取締男女同校之令。有感於中。遂有此作。內子閱嘗與不敏討論及此。謂既係由友朋進而爲夫婦。其感情融洽。期望久遠。當然白頭偕老。何致中道此離。余曰。是皆發生感情太易。而用情未得其正耳。不循禮義之途。而求伉儷之篤。不亦難哉。此篇卑不足道。選刊於此。用質高明。素心人識。

春明鱗爪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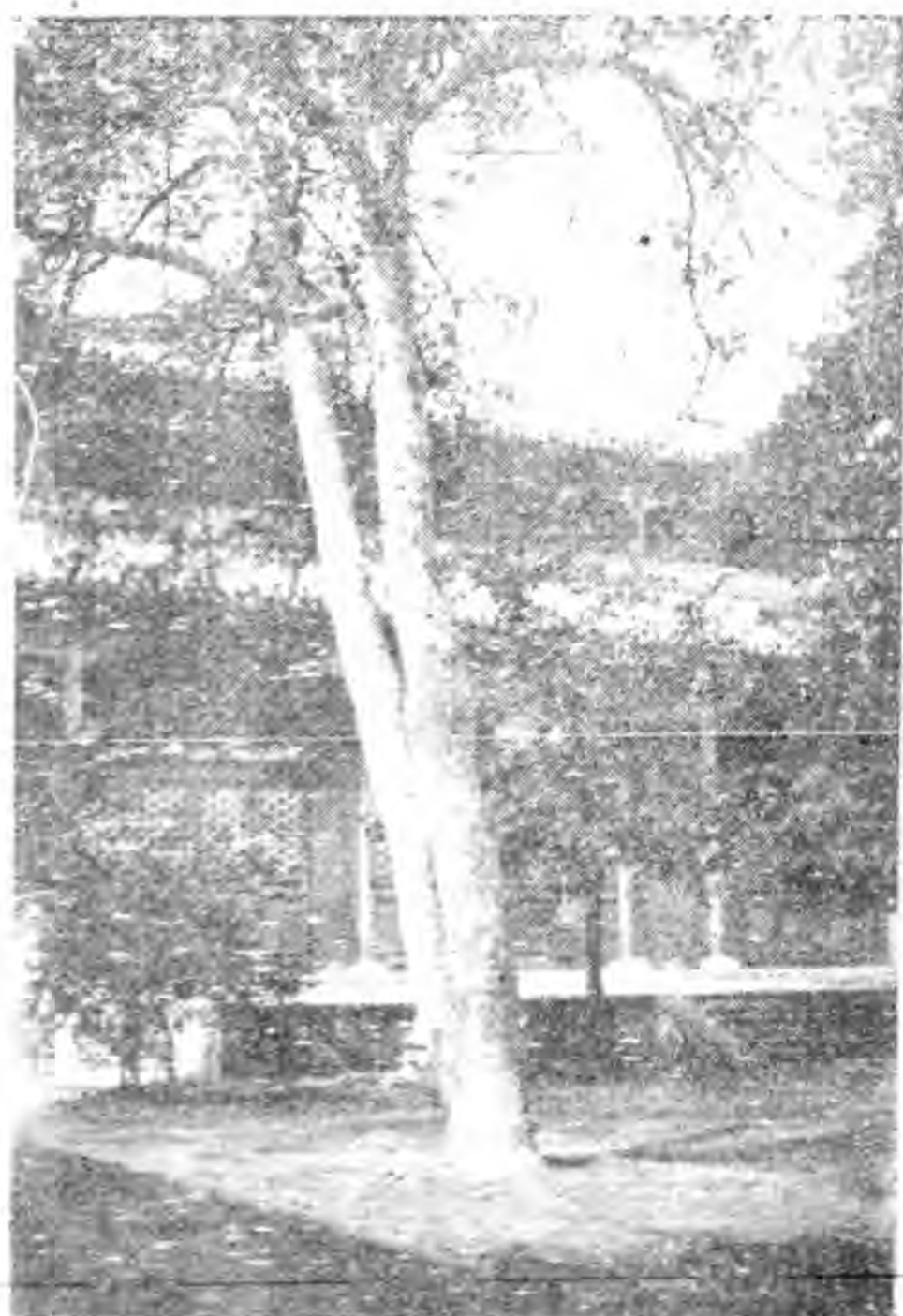
傅芸子

戒臺寺

(下)

戒壇波離殿左側立石幢一。爲元大都馬鞍山慧聚禪林日泉新公長老塔銘。高約四尺。八面。上刻銘文。幢蓮花座荷蓋頂。頂下刻八梵裝人物。均披瓔珞。有執笙者。笛者。板者。(板七片)排簫者。蘇爾奈者。(梵樂。卽今之瑣拿也。)更有一妙女袒胸。半裸體。披瓔珞。側顧昂袖。迴步曲足。作娑娑天女之舞。雕刻極生動。頗有印度作風也。按幢舊存寺西西峯寺中。至元二十八年建也。後寺傾圮。戒臺寺僧達文方丈。移置於此。藉以保存。再前又立石幢二。刻尊勝陀羅尼咒並序。右序題識云。「太康三年歲次丁巳奉爲壇主。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大師特建法幢。門人傳戒大師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經等立。」左幢題識云。「受戒弟子范陽王鼎撰文。太康元年歲在乙卯建。」又再前古塔二。規製巨麗。左塔葬普賢。右塔葬其衣鉢。均道孚建也。寺以松名。有臥龍。九龍。鳳尾。鳳眼。之目。離奇天矯。皆數百年物也。中以臥龍爲最奇古。九龍爲最偉。

戒



境



臥

龍

松

九龍松



鳳尾松



巨臥龍松在千佛閣前。根可合抱。橫臥側出石欄外。其枝盤屈。勢如臥龍也。九龍松在波離殿右側。白松九幹。互相糾結。鱗甲蜿蜒。霜皮半蛻。其偉巨爲寺松冠。鳳尾松在大雄寶殿階前。翠羽蓊蓊。儼垂鳳尾也。鳳眼松在在方丈院中。老幹矗立。似可參天。瘠枝三四斜生無幾。蓋已近朽矣。巨幹四週。皮開裂紋。大如鵝卵。紋理細密。裂入寸許。卽所謂鳳眼也。又有活動松者。原在千佛閣之南。相傳動其一枝。則全樹皆動。清乾隆帝題詩刻石其旁。詩云「老幹稜稜挺百尺。緣何枝搖（去）本身隨。咄哉誰爲（去）繫其領。牽動萬絲因一絲。」惜於二十年前。恭邸修寺時。匠人不戒。遂燬於火。今徒存石刻矣。

寺後循山徑迤邐而西上。有觀音洞。旁立石塔。周雕佛像。洞大如城門。中供觀音塑像及十八應真。洞深一里許。內有一石佛。洞西一峯矗立。如靈壁石。山有洞。所謂極樂洞也。深如智井。遊人有燃炬入者。則見無數蝙蝠飛出。他無足觀也。又有太古洞。卽化陽洞。亦名龐涓洞。洞門刻太古化陽洞五字。又有洞名孫臏者。在此洞之西。孫臏二子師鬼谷在扶風。然孫臏故燕人。房山上樂村有孫臏墓。

故或有以山下枯澗爲馬陵川者。殆以是山名馬鞍。遂有此傳會也。諸洞多以路險罕游。縱乃益荒廢。不可履矣。

寺南山中。浮屠林立。歷代寺僧皆瘞此。道孚塔別有御祭碑。景泰七年七月初十日。帝遣禮部郎中蕭璉致祭。歲以爲常。可見明化之崇禮。鵝頭禪師也。

客秋予與友宗子澹雲。間常往遊。山中樹木蒼鬱。濃綠之中。雜以丹楓黃葉。晚秋景物。颯爽撩人。小住數日。放曠於青巒碧澗間。頗多佳致。惜俗塵鞅掌。不克久留。又復勞勞人海。追憶舊遊。輒爲悵然神往。

非花記

一

靈犀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白樂天此詞。不啻爲一般夜度娘寫照也。余自來春明。每聞東華春色之盛。亟欲一探之。苦無津可問。客居落莫。因挑同寓之蕩婦而暱焉。雖爲歡不久。而個中秘密。聞之甚詳。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極言佛非身歷其境。不知一切苦。得以普度衆生也。余本我佛之旨。不惜犧牲名譽精神。光陰財帛。硬著頭皮。特往脂粉地獄中。回翔一度。幸有智慧劍。不爲情絲所縛。及早回頭。未迷本性。然亦險矣。此非花記所由作。直是自錄口供。用懺綺業耳。故此篇前多纏綿之語。後作決絕之辭。春夢朝雲。本爲幻景。非敢自詡定力。勒馬於懸崖也。喚醒沉迷之夢。甘羸薄倖之名。知我者亦當諒我苦心矣。

人海逆旅中。寓一少女焉。金其姓。年可二十。小家劉碧玉。而生涯爲夜度娘。叩其身世。各異其詞。故言人人殊。無能知其始末。或曰是女學士操行不檢。因而墮落者。其人知書識字。通夷語。善與人交。工修飾。芙蓉其面。飛霞妝也。柳葉如眉。黛墨痕也。鉛華不去手。故肌理似白晳。頭上青雲。已付并州。

快剪膏沐光澤。效時世妝。六寸圓膚。著蓮台響屐。眉能語。目能成。輕薄如驚風。蛟蜃。蠻腰嫵娜。楊乳
溫酥。尤物移人。然驟視之。不得謂其不美也。繫何人。欲詳其失身之故。非與締交不爲功。望衡對宇。
適與余室斜峙。室邇人遠。惟有互相悵望耳。

東華門以東。折而北。可里許。有蘭若。以大佛稱。其鄰右夏屋渠渠。撰鴻雪因緣者之所居也。往日王
謝之堂。今一變而爲寄舍。余賃廡長安。占其丙號室。下榻於中。整頓琴書。排當飲饌。爲長治久安計。
但弔影酬形。倍增寂寞。茫茫四顧。知音者希。好夢溫馨。惟有倩趾離導引耳。索居匝月。益覺無聊。忽
察對門少女。時於戶牖相窺。奈宋玉無心。枉負偷香盛意。雖眉挑目語。焉能挽我哉。俄而金風競爽。
玉露生涼。秋士心情。况遇著客裏西風黃葉。長夜消磨無緒。乃與同舍生挑燈閑話。生曰。君旅居無
俚。曷不招對門女兒來。藉破岑寂。余詢彼爲何許人。生以長安蕩婦對。並以撮合山自任。余笑謝之。
後數日。陰雨連綿。愁悶不復堪耐。自念曷不一破色戒。偵得伊人真相亦佳。輾轉思維。室中盤旋者
久之。仍以爲不可。第塵念旣動。正如弱絮因風。欲止不得。乃召給使而語之。故對曰。金初寓於館。主

人與之約。爾自出外。薦枕席。不許納同寓之曠夫。金頗自好。克守前約。迄今無往還者。先生毋敗壞其例。吾儕小人。弗堪受過也。余惱恨而呵之曰。咄咄蠢牛。南中冶葉倡條。無地無有。而各旅舍利客之多金。方以若輩爲誘餌。使役必爲客多方牽引。亦獲得小沾潤。汝等誠不解事。速去毋溷乃公。是晚余於綠紗窗外走。舉首見金室坐一女郎。年屆破瓜。姓傅仙李。排行在第四。亦暗操神女生涯者。不覺移目簾罅。微窺之。美而豔。依人如小鳥。的是可兒。退喚侍者招之。旋答稱應某之召來。不暇久坐。未移時。果匆匆去。余益懊恨。未如之何。謂侍者曰。金既同寓。不便相邀。李則人人得而狎之。胡爲不能來。館中例不得挾妓飲酒。何以獨寬他客。此等事非汝輩所能辦。去休。乃公將自圖之。某日薄暮。吟香枉顧。行到中庭。忽見驚鴻倩影。異而見詢。余曰。君殆與金相值耳。敝寓中多暗藏春色。此其一也。余當延致。備君鑒賞。吟香笑謂自公召之可也。名（愛寵）器（鑪鼎）何能假人。答曰。余久欲召之。一醉無名。特借花耳。吟香雅不欲。於是一團豪興。頓消於無何有之鄉。招金之舉。又輟。間日。余擬借電綫傳聲。約金過丙號舍。或相會於稻香村之小樓。轉念計亦不妥。不如逕招之爲愈。然余

未嘗不可逕入其室。自覺不合身分。伊人映柱迴腸。寒簾通語。雖久屬意於余。然須守主人約。萬分一遭其峻拒。將如何轉圜。遂毅然舍之。但每日對門以內。蘭息貫簫。清揚之聲。振入耳鼓。葱指拂琴。悠遠之韻。彈到心絃。聲歛聲聞。難搔心癢。色相炫目。頗攪情懷。同寓某少。早猜中隱秘。自居青鳥使。促余箋約。余欣然拂箋拈管。約來丙舍一談。箋尾自署攀桂客。由某少袖去。臨風遞與縞衣人矣。俄有侍者送函至。啓視之。略云。相約甚感。第同院相居。有礙顏面。後會有期。今極抱歉。書被催成墨未濃。締視簪花妙格。係畫眉筆黛所作者。閱竟。慚汗交並。深悔多事。不怨其薄情。翻諒其重約。弗措意也。三更向盡。客院俱寂。忽有叩門聲。疑是玉人來。起來啓戶。則剗襪香階。意中人果盈盈而至。亟延入。款以菸茗。彼道罷勝常。先言主人之約。不能追陪苦衷。繼申欽慕之忱。甚願共數晨夕。余曰。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辱與余交。實所欣慰。倘以友誼相往還。誰曰不可。金躑其言。小坐須臾。逡巡自去。翌晚余造其室。傾心若素昵。叩其身世。初不直陳。繼以軟語導之。始肯自叙梗概。於是知系出少昊（金）之裔。冒爲飛燕之家。是其姓也。新桂如蛾眉。淑氣應珍物。是其名也。底事藏年

花十八標梅已屆嫁人時。是其歲也。叩其所學。則蠶象嫫祖。桑采羅敷。叩其鄉里。則籍隸長陵。家居京兆。叩其父兄所業。則老父曾衛王宮。昔列黑衣之隊。弱弟初遊鄉校。今爲白屋之徒。金生小爲父母所憐愛。小年入學。歷級至中等。讀書逾十載。凡今之受新教育者。靡不信仰自由神。故金亦因是而墮落。初金與某生邂逅。一見傾心。自春徂冬。情好益篤。某生蜀人性狡黠。游學京師。不甘寂寞。因與金委蛇。以遂其男女之欲。自言無室家。將聘之爲婦。日以此言餽之。海誓山盟。金信爲實。從此梳妝不儉。服飾益奢。不敢取之於家。惟有貸之於友。日積月累。債臺高築。促其結褵者數矣。某生獨身生活。猶虞不給。胡能供伊揮霍。當其與金初交。不得不虛壯顏色。以博歡心。久之。阮囊羞澀。告急於乃父。函電交馳。後漸不應。間嘗取給於女。女一籌莫展。又不忍違。方以所事得人。將效于飛之樂。錢刀何用。寧能惜。菱菱拂所歡情。深恐溝水東西。情天留恨。頻呼將伯。歷盡酸辛。典銀鬻釧。猶疑未滿。情郎意。金所履之境。於是苦矣。然一線希望。卽新婚燕爾之一幕。不圖某生利盡交疎。又迫於金促其結婚日急。頓起異念。不辭而行。李十郎復見今日。金如喪魂魄。痛絕不欲生。微聞使君已有婦。又

自悔遭其輕薄。失身於風狂兒。白白壁有瑕。到處受戚憾。因悔成恨。轉愛成仇。忽而慨想前情。愛之成癡。忽而回憶空言。恨之次骨。某生既匿避無蹤。金內受父母責逐。外受債家詭求。不得已出居旅舍。有王傅二人者。先後嬖之。占爲外室。欺其子身。誘以重幣。輾轉飄零。復爲匪人所誘。行雲行雨。陽臺頻惱襄王。非霧非花。倚門儼爲蕩婦。花明柳暗。暮楚朝秦。雖無樂戶之名。竟有私科之實。上口謀果腹。下口貪婦欲。如其人者。豈少也哉。誤信自由。遺毒世間兒女。余聞其語。代爲扼腕。解臂萬端。彼亦悔悟。談至夜分。各自歸寢。余十年來。喜作狹斜游。閱人多矣。未有冰雪聰明。若其澈悟之易者。一經提醒。依舊認得本來面目。此豈殊可教。心神寧帖。遽遽入夢。不似前數夕輾轉反側矣。次日晨。見城北公告以所遇。艷之。約是晚過客舍。邀余爲介。余因事未果。城北公逕招之。不至。乃轉由客寓主人往說。千呼萬喚始出來。坐片時。互談笑以爲樂。先是城北公時來甲舍。對客言對門女。輒戲呼爲妾。一日。金之弟戲著戎服來。逆阿姊。同寓見者皆譁笑。金頗難爲情。城北公謂金虛榮心太熾。宜其墮落。先以冷雋語誚之。復爲之解圍。金德之。報以一笑。今城北公雖逢場作戲。招來排悶。但

一月前頭。已種此一笑因。余夜半歸寓。入甲舍。聞談笑正歡。金瞥見余至。頗露跼蹐之狀。余極慰之。遂退。金追踪而出。挽余入其舍。其室編次第十五。自署室名曰月圓。室中一榻而外。有妝台。有書案。疎落多致。而几席精嚴。坐臥亦不惡。金對鏡理殘妝。燈下端相。雖具中人姿。而修眉可愛。余笑拍其肩曰。長吉詩新桂如蛾眉。倘字曰嫵生。亦甚高華。卿意云何。笑謝之。並曰。請從此遂以嫵生喚我。

(未完)

本期因載有胡叔磊禪房歡喜錄。故將瑤光秘記。暫停一期。俾免重複。另請靈犀君。特撰非花記以實之。此稿專叙都門暗倡秘事。情節奇艷。文筆綺麗。尤勝前篇。况所紀皆實事。書中有人。呼之欲出。此作諒能鑿閱者雅望矣。以後瑤光非花兩記。並刊祈注意編者附白。

故宮霓裳錄

(續)

傅惜華

內廷演劇之處凡三。一爲壽安宮。宮在外西路慈寧宮之後。(本咸安宮舊址。乾隆十六年改建。)宮門曰壽安。門內有春禧殿。殿後乃爲宮之正殿。正殿前延樓左右相屬。乃爲崇臺。此卽壽安宮演劇之臺也。臺凡三重。中有藻井。臺之上層額曰「慶霄韶護」。聯曰「鳳翥輝呈阿閣瑞」。一珠聯景繪泰階符。一中層額曰「曾城廣樂」。聯曰「圖疇遞演京垓積」。一律呂環生上下和。一下層額曰「崑閩恆春」。聯曰「鳴豫叫雲韶頌集九如開壽域」。一祝釐陳綏舞歡聯萬象譜春臺。一皆爲御書。

一爲重華宮之戲臺。通稱漱芳齋戲臺。重華宮。乾隆帝龍潛時之舊邸也。宮在內西路西二長街百子門之北。宮之東院中。卽爲戲臺。臺僅一重。建築規制較之壽安宮規模稍簡。臺前相向者爲漱芳齋。卽上之觀劇處也。乾隆時。例皆於每歲元旦後三日。帝侍宴太后。并欽點廷臣之能詩者。曲宴宮中。賜茶觀劇。復仿柏梁體聯句倡和。以紀其盛。每年宴覲見之葉爾羌沙雅爾各回部伯克。及在內

廷行走之蒙古王公等。賜宴觀劇。亦在於此也。癸亥年。遜帝大婚時。亦曾於此演劇三日。

一爲寧壽宮之戲臺。通稱暢音閣戲臺。宮在東路。乾隆五十一年落成。戲臺則在寧壽宮中路。樂壽堂之東。保泰門之北。臺亦三重。後連崇樓。建築規制與壽安宮之戲臺略同。臺之上層額曰「暢音閣」。中層額曰「導和怡泰」。下層額曰「壺天宣豫」。與臺相對者。爲閱是樓。卽上之觀劇處也。寧壽宮落成後。太后稱慶。並賀金川奏凱。及乾隆五十五年八旬萬壽。均於此演劇祝賀。每歲佳節亦如此。迨至光緒帝親政。慈禧太后燕憩於寧壽宮時。亦常於此演劇。

頤和園在西直門外。距京城可二十里。舊爲清漪園。光緒乙酉所改建者也。依萬壽山圍昆明湖爲之。其建築工程之浩大。爲有清一代巨觀。園景旣奪天然之巧。復益人工之美。幾能與阿房建章。相提媲美。園中亦有一戲臺。名曰德和園。其建築之宏偉壯麗。尤勝於內廷中之三戲臺。可謂字內第一之歌臺也。園中有殿曰頤樂。題曰「載日騰蛟」。有聯曰「松柏竊長春。畫圖集慶」。蓬萊依勝境。傑構靈光」。又聯曰「珠玉九天。元音諧樂律」。笙簧六籍。太室飫謨觴」。殿凡三間。爲上

之觀劇處。右間則爲上之休憩室。臨窗有長庑。可隨意坐臥。戲臺位於院中。三面可觀。臺三重。下層如常式。其下有地井。可引水上升。以備演水景劇之用。中層上層。有天井活板。可以昇降自如。臺有聯曰「八方開域皆爲壽。」兆姓登臺總是春。」又聯曰「七政衍璣衡。珠聯璧合。」「四時調律呂。玉節金和。」又聯曰「山水協清音。龍會人風。鳳調九奏。」宮商協法曲。象聽流韻。燕樂養和。」額曰「慶演昌辰。」曰「承平豫泰。」曰「驩臚榮曝。」臺之左右爲迴廊。內有張文達公百熙諸詞臣所撰之萬壽無疆賦等。此則爲恩賞王公百官觀劇之處也。予每瞻內廷各戲臺及德和園。輝煌壯麗。輒憶及當年宮中歌舞之盛。今不勝黍黍之感矣。

圓明園亦在京西。距暢春園里許。高宗六巡江浙。曾仿天下各勝地。成爲四十景。點綴園中。有名同樂園者。卽園中演劇之處也。（按今正陽門外門框胡同之同樂園戲園。勝清時則名同樂軒。以與同名圓明園之戲臺。故不名園而名軒。）後以咸豐庚申之亂。英法聯軍入京。火圓明園。遂成一片焦土。此園建築形式如何。今無從考見矣。

（未完）

廬山隨筆

廬山

官場

前清末季。鬻爵賣官。雖販夫走卒。亦可擁高官厚祿。名器之濫。爲世所無。識者早知其國祚不長。乃未幾而有移鼎之事。民國以來。廢止考試。人民無種族階級之分。一律平等。故有錢有勢者。縱目不識丁。出身廝養。立可高據要津。腰纏萬貫。官箴之敗。遠過前清。今大元帥有鑒於此。就任之始。首以澄清吏治爲務。業已三令五申。各部長官亦奉命惟謹。勵行甄別。然濫竽充數者。猶難盡免。殆所謂劫運使然。不可挽回歟。某局有文書科長者。爲某要人如夫人之胞弟。到差之日。身着戎裝。携有貌似書生者一人。目爲幫辦。一切公事。均令其代拆代行。蓋某科長向辦軍務。不慣署名也。某部有某幫辦者。自詡精明。於例行公事。類皆加以批語。表示負責。嘗於公文上批查合剔除流斃等字。承辦者莫明其意。又不敢向之請示。不得已傳示同寮。經多人再三研究。始悟合字爲核字之誤。斃字爲弊字之誤也。又一日呼某科長至前。問報效生一案。向來有無成例。某科長突聞報效生三字。瞠目

不知所對。不覺汗流滿面。厥狀至窘。適某君在側。辦理此稿。視其狀甚覺可憐。急書一紙。擲於某科長。某科長視之。乃投效生三字。始知某幫辦錯認投字爲草書之報字也。遂得敷衍過去。未受申斥。若此之事。京中各衙署日有所聞。非止某局某部有此怪象而已。輯而存之。當可成一巨帙。某君爲余言。處今之世。以書法名者位不過書記。以文學名者位不過秘書。惟胸無點墨者。乃可大富大貴。其言雖沈痛。却係實情。書竟爲之大哭。

食人

閩省有張將軍者。現仍統兵萬餘。駐節閩南。睥睨一世。其駐軍粵東時。營中雇用老嫗甚夥。被雇者皆只見其入不見其出。一月中以失蹤聞者常數人。被雇者之家屬。雖以事出蹊蹺。畏其勢不敢追問也。後張某被逼離粵。有李嫗者。乘間而逃。始爲人言其故。緣張某有母。年六十餘。系出苗族。月必食人腦數次。非然者卽生奇病。張某事親孝。必多方以致之。初猶以死囚或戰死兵士之腦髓奉其母。嗣以此種死人不易覓得。乃殺老嫗以進。揚言嫗自失蹤以觀動靜。繼見若輩毫無反抗。遂習以

爲常於是老嫗之葬身張母腹中者乃不可以數計矣。李自言爲張母親信之人。且得親與其謀。故不罹於難。然每見同事中之慘遭殺戮。未嘗無兔死狐悲之感。今得遠離虎穴。亦不幸中之幸也。云。又有財政界某君者。亦有食人心肝之癖。家藏玻璃瓶數事。滿貯心肝。浸以藥水。有見之者。怪而問之。謂身有奇疾。非此莫治。留此以備不時之需。後此公遍體奇癢。痛徹胸膈。神藥無靈。積五六年。乃有蛆自毛孔中出。週身潰爛而死。死之日。心肝五臟俱無。蓋已被蛆食去矣。天之報施。可不懼哉。

禪房歡喜錄

胡叔磊

梵魚齋鼓。闐寂無爲。世間清靜。宜莫方外人若也。然探天下禪和子。安守戒律。而能清修者。有幾人哉。禪院貯嬌。蒲團陳艷。噫。殆亦東坡所謂慚愧闍黎會得耶。揚之徐凝門外。有寺曰長生寺。寺門巍峨。兀臨河曲。紺宇恢宏。碧徑幽曲。余初遊此。猶敗瓦頽垣。以爲不可收拾。泊再度蒞止。已煥然一新。而美輪美奐矣。居持僧可端。素曾默識。居持猶是舊居持。多金何致修葺。若是之莊嚴殊莫明其究竟。將謂乞諸檀越。募化未有所聞。蘊鬱中心。思明真象。時李子化石主十里春風報筆政。余乃往訪之。藉探個中消息。李子適他往。不獲見。次晨蒞其居。在焉。遂以詢之。李子曰。余知諗矣。當爲君告。予大喜。謂之曰。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君面。今幸爲我詳言。余將有以記之。李子曰。吾且畏汚吾口。子何忍汚子筆耶。余曰不然。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燃犀燭怪。正在吾輩。若不使知警惕。則惡者終其惡矣。李子頷然。而語曰。揚州之古刹有四。曰天寧寺。曰重寧寺。曰高旻寺。寺各以富聞。良田千頃。廣廈萬間。施主誰何。莫識所自。長生寺亦古刹之一。而其富有。不能躋等於三寺也。居持可端。端其名。

未端其品。初與村婦某私居寺中。儼然一小家庭。人莫能知。願以貧乏愈甚。幾不能自存。而可端之點計乃出。君乎。廟宇誠輝煌矣。抑知誘惑幾許。良家婦女。墮其彀中耶。汚其身。喪其財。供此一和尙而不惜。余欲無言矣。語際太息不置。予請申其詳。乃續言曰。可端美丰姿。自言亦學生。而遊學東瀛者。身短而體強。此其獵艷之資。亦爲獵財之本也。是年秋。值天寧寺設水陸道場。四方游僧。齊集於此。而善男信女亦隨俱來。可端善交游。於是得爲知客。而其手腕之玲瓏。有令人驚服者。又豈僅眼生勢利。卽爲能事耶。揚城士女。佞佛成風。一年一度之觀音誕。且於菱荷香中。肩摩轂擊。平山道上。攘往熙來。其風靡之况。遐邇皆聞。自六月十一日迄二十日止。山門大啓。拈香者之絡繹於途。直不可以數計。人海之目。信不誣也。况此不時之盛會。而當麗日之春。三甘居弟子之班。願附禪師之座者。香車寶馬。紛至沓來。自勝於疇昔。而來者都爲豪門婦妾。間有一二名媛。亦皆隨波逐流。志在看人。故教人看爾。心地中何嘗一念及佛哉。然而同流合污。往往受其誘惑。因而墮節者。大有其人。噫。非自作孽歟。道場旣設。可端亦大忙。闢別室五間。興工鳩匠。塗粉施丹。以海梅木代磚。塵無纖芥。置

鏡壁間。面面俱照。入其中者。幾疑有廣廈千萬間也。明窗淨几。外每室一粧臺。一繡榻。臺上陳藤脂黛粉及梳櫛數事。疎疎有致。香氣襲人。深閨妝閣。恐亦無此美備。榻中繡枕二。橫列錦被上。居間陳玉盤。瑩白無匹。盤中貯烏香及鍊具。與淺紅繡褥相輝映。殊令人目眩也。其五室皆是。而式各不同。室外爲小園。花枝招展。竹影扶疎。香氣透窗櫺。芬芳四溢。益覺心醉。室中備驅策者。爲小沙彌。貌頗俊。嗟呼。禪房清淨。竟成香閨矣。是日也。可端衣玄綱袈裟。冠烏絨巾。御黃緞履。翩跹乎大雄寶殿。莫不尊之以上人。稱之以法師。彼也岸然自傲。不屑與語。而一見善女人。則笑容立逞。合十乎曰。某施主至矣。某檀越來矣。躡足相引。而入密室。有烟霞癖者。則吐霧吞雲。有好潔癖者。則塗脂抹粉。有覺體倦者。則進以參湯。有呼腹餒者。則供以珍錯。沙彌之慇懃酬應。可端之笑語攀談。周旋於五室。一室然。室室皆然。使此衆生。如入寶山。各得其所愛而去。可端亦煞費苦心矣。果也。道場旣閉。而佈施之餘。不下二萬餘金。居持視可端。厥功甚偉。乃思酬庸。而可端故辭。改以五室贈之。始納。五室之設備。遂復移於長生寺焉。斯時寺猶未葺。密室已告竣。較前尤精。室室相通。宛如一境。而可端之罪孽。

於是乎興。迄今思之。恨不火其廬也。今試爲君述。俾一知其底蘊。余曰善。渠乃復曰。可端之有此室。乃如漁者之有餌。獵者之有阱矣。彼號爲善女人者。冥頑不靈。魚耳獸耳。吞餌投阱。亦意中事耳。從此長生寺裏。袈裟與裙衫相掩映。磬鐘與環珮共瑤琤。卜晝卜夜。無或休矣。而此中之人物。余所知者。爲蕭氏第三妾。陳氏二夫人。陶氏之繼室。餘爲許氏小姐。其信力最深。佈施亦最多。至諸氏之得識可端者。皆基於道場一面之緣也。回視諸善女之家庭。固甚夢夢。以爲女子好佛。生性使然。仗此佛力。亦可束其身心。詎料其演此穢史哉。余與可端識。第素鄙其人。然欲偵其曖昧。乃思身歷地獄。輾轉請於可端。許焉。衣一襲袈裟。我亦佛門弟子矣。余固非守戒律者。蘭膏花露。竟體芬芳。手持薔薇一束。隨可端入。衆善女視余陌生。羣趨詢可端。有伏其肩者。有挽其手者。厥狀至褻。余幾不能自持。默念此地。殆亦佛經所謂色界天歟。可端則一一爲余介曰。此某施主也。此某檀越也。復指余而言曰。此爲我師弟。用爲介於諸善女之前。言已而出。余乃合十爲禮。忸怩不可名狀。諸善女大呼曰。二師父耶。盍一瞻仰。於時鬢影衣香。往來如織。雙眸子咸集余身矣。余亦報以劉楨平視。而分贈手。

中花。諸女得此。插於襟上者有之。簪於髻旁者有之。手持而鼻嗅而忍棄者有之。察其色相。均非貞靜之流。能與言佛旨耶。余乃調以綺語。由是得歡。或接耳相語。或共枕長談。詰其旨意。參此歡喜禪耳。好佛云乎哉。余亦故態復萌。驟擁蕭妾。而彼竟不拒。陳氏等圍坐榻前。若甚艷羨。笑曰。三姑今日思凡矣。蕭祥噴曰。毋相擾。君等往事猶在吾胸中。獨不畏言耶。衆悄然曰。舊燕同巢。正復相等。豈以今日得新知。卽盛氣凌人耶。羣勢洶洶。若不可遏。余乃曰。言曰。大師兄厚我。許爲入幕之賓。得瞻顏色。幸也何如。第諸善女之小史。未悉爲憾。若能互述其詳。余感曷極。衆聞言。願者僅四人。余主密談。庶不入於他人之耳。蕭曰。請自隗始。遂爲余言陳二姑狀曰。二姑揚人。年十七而入選於陳氏。氏年七十有三。紅顏白髮。幾得偕和。願陳頗鍾情於二姑。教以吟詩。示以習字。二姑均能領悟。惟伴此幡然老叟。實非所願耳。秋月春花。在在觸其情緒。偶覽經文。欲學逃禪。有無定力。固不暇計。陳猶絮絮然爲講經典。觀其高堂禮佛。歡欣無量。以爲果能向三寶皈依。不致疲於奔命。詎知芳心未艾。轉失身於此耶。三姑言訖。目注二姑。二姑視余等唧唧談。亦不辨言爲誰何也。余乃請於陶大姑。大姑笑

曰。言人隱事。深虞口過。吾願自道也。余益喜。挽坐膝上。唏噓而言曰。吾夫一商人也。長余年。念歲。吾以妾媵而充繼室。夫產雖富。奈癖嗜阿芙蓉。少年情緒。亦頗覺甚濃。顧壯而彼衰矣。師父多情。寧不知春宵之難度耶。偷香竊玉。又恐漏洩春光。轉遣羞赧。乃於道場中。識王道婆。又遇大師。道婆自荐。爲授經。囑往此地拈香。至乃告吾實況。道婆爲大師所使。禪榻同參。楊枝一滴。菩提水灑入紅蓮兩瓣中。言際舉。拇指爲贅。余遂復請於陳二姑。二姑流媚停嬌。欲語又止。余曰。時晏矣。曷擇要言之。二姑乃低語曰。此爲許小姑之墮落狀況。誰實爲之。小姑曾入女子初級中學。考試冠諸生。父仕他省。小妮子不識不知。隨游道場。固一活潑潑地好女兒。孰知近朱近墨。而竟墮其操哉。我輩固不足惜。彼豈負有孽債耶。亦可傷已。余亦爲太息。復轉詢小姑。小姑曰。他人不願言。願言者吾四人耳。今已言其三。所餘者。其爲誰乎。余密告以三姑。小姑乃述曰。三姑可憐之棄妾也。夫之後房寵。都爲十餘人。姑以行三。故不免老大之嗟。然滿園春色。安能盡藏。於是而入大師掌中矣。余聞言既竟。不勝感嘆。乃謂衆曰。曷歸休。衆大笑曰。二師何多事也。余莫明其故。密詢蕭三姨。三姨告余曰。今日大師豎

邀來。謂作佛誕道場。實爲議集款廣密室。藉修寺殿耳。吾已悟前非。輒不欲再留。二師弗信。可視今晚穢行。余見三姑情頗摯。乃以實告。三姑曰。與君有一面緣。初見卽疑。似曾相識。適問前驅之効。亦以此耳。余遂促之行。與可端話別。竟不許。余爲緩頰得先歸。回視室中。則已作裸舞矣。可端顧盼其中。狂飲酣歌。余中心不覺憤怒。易衣而出。次日以函警之。竟逢其怒。誣余詐財。官廳以有陳紳之吹噓。如言受理。而余遂入獄矣。今幸已白。而彼駟宇之莊嚴。已蔽密室之所在矣。彼紳也者。爲虎作倀。抑知綠頭巾加諸其頂。而不知耶。李子述竟。予曰。有是哉。君與此寺。可謂相關矣。而寺之污穢。有如是狀。他日使余得志。將效狄梁公而焚之矣。

(完)

留香紀痕

滌狄

慧生幾次南行。成績均佳。尤以在大新舞台爲最盛。每排演全本玉堂春。座無隙地。滬人歡迎之熱。殆不下於梅氏。而大新開幕之典。又係慧生參預。將來梨園佳話之上。自留一頁。永爲紀念也。滬上各園以大新爲最。收音甚清。座次極講究。而首演者爲慧生。使非藝術優美。曷克當此。倭哉荀子。其臨行之夕。贈送花籃。不下七八十座。其景况猶勝京城十倍也。

京滬人士。觀劇眼光。七八年前相差倍蓰。因爲京城觀者。日浸於劇。既講聲調。復論做作。更求情節。以是外江人物。輒難持久。不若滬人。祇取情節熱鬧。小達子輩。亦享大名。故慧生首次赴申。輒爲其危。嗣後一去不返。留申幾及二載。又慮其深染海派。蓋耳目所濡。無非皆是。而報紙所刊。又皆西湖主一類戲劇。於是斷其必爲賈璧雲第二。否則流爲林鬻卿之儔。大好材器。墮落可惜。歸京之後。出演吉祥。亟往觀之。初見三堂會審。則嗓音反銳。聲調不惡。爲之一喜。繼見得意緣下山。悽哀動人。始知未嘗流於下。信可造就。所謂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殆未必盡然也。

自梅氏以旦角鳴於時。於是梨園遂有生不如旦之歎。即譚氏晚年於湖廣館義務戲。以空城計斬。不能壓奔月之座。知其趨勢大變。爲之喟然。現下旦角極盛。幾乎生爲附庸。然梅程尙徐。皆能馳聘一時。未必卽係全材。往往武工甚薄。不能演花衫戲。於是慧生遂當佼佼于世。歷觀其辛安驛。英杰烈。花田錯等戲。此皆他伶所不能。尙有小放牛。蝴蝶夢等。前者在科班時見之。現已不敢一試。余極希望慧生常演此類戲。以接侯俊山之席。爲社會人士一新耳目。否則永沈於古裝。或類如古裝之戲。殊覺咀嚼已足。不耐屢吃。此類菜味矣。勉乎慧生。好自奮進。以開戲劇之新趨勢耳。

慧生自去秋回都。卽銳意排整本戲。極受社會人士之同情。以是觀者日衆。關於此節。余最爲愜意。蓋廢而不演之老脚本甚夥。儘可一一排演。不必盡取乎曲譜傳奇。唐宋以來。迄於今日。說部不止千數。俯拾卽有。大可爲劇界放一特采。豈僅燕瘦環肥。稱誦於世哉。月前演繡襦記。偕友往聽情節。錯綜。旨趣亦佳。正宜多演類。於此者以餉世。

全本玉堂春。近年首先排演者。惟慧生一人。前此有無演過者。不得而知。實則此劇。集合廟會。起解。

會審團圓四折而成。固無足奇。但自始至終。卽吃力異常。僅會審一折。衫子視爲畏途。跪唱旣難。時間又久。洵非易事。而貫穿此戲。猶須有經濟審美之手段。曾見田桂鳳演廟會。紅襦半掩。惺眼含蕩。覺其描寫固佳。微嫌過淫。慧生卽用隱場極好。人稱仇實父畫秘戲圖。不用直筆。僅以貓帳示意。深得三昧。此戲余於上海畫報評之。沙游天君以之轉實留香集中。徐凌霄君稱慧生此戲會審時所唱。確有勝於梅氏者。而所論極詳。足見有口皆碑。非余私譽。碧雲演此。過於累贅。鋪排太繁。小雲則猶未見之容。當一觀。以作比擬。大概想像中。未必能勝過慧生。世有觀者。或能定之。

余平生觀慧生劇。不下數十齣。均陸續有評論。或議其應刪者。或勸其能增者。容蒐集續記。以質當世。昨聞慧生有歇浦之行。頗不以爲然。因此時滯京。正可排練各劇。固不必亟亟於求沽。世亂如麻。行路多險。名利之欲。宜戒其奢。近有覆轍。適可爲鑒。余之紀痕。如是而已。

(完)

春明雋談

公旦

北京關才胡同某英文學校。主辦者爲中國人。極力摹仿洋派者也。暑假招生廣告。有招男女生四字。招男二字書在一直行。女生二字又一直行。且仿西法由左書起。若照國文慣例從右自左讀之。適成爲女生招男。顧文思義。雋永有味。當時京中報紙。曾搜載於笑林。不料近日余經驛馬市大街。見一公寓門上貼紅紙條。大書特書家眷招租四字。此蓋亦如上例。將四字勻寫兩行。本意爲招租家眷。言無家眷者不必來問也。乃吾人眼順。竟由右至左讀之。當時頗爲駭然。以爲家眷竟可公開招租耶。亦京師文明之進步矣。事後思之。不覺失笑。然亦足見天下之奇。無獨有偶也。

城南遊藝園每日市上張貼之戲報。係先將坤角之名及早演晚演等字。用紅色印好。下餘空格。每日另用他色加填早晚該角所演之戲目。因其皆係橫書。故坤角之名爲一橫行。早演晚演四字又一橫行。下一橫行則爲兩戲目之地位。某日該園坤角孟麗君。白日告假。晚演生太子。一市人見戲報驚曰。孟麗君何時嫁宣統耶。於今竟因生太子而告假矣。彼蓋誤將早晚兩戲目橫綴之而成文。

不知生太子者。係新排之戲。原名墓中生太子。書戲報者簡寫也。

候疑始辨輿論報。校對錯字。極爲注意。故魯魚亥豕之弊。發見者少。乃其封面有一廣告。係介紹一按摩女醫生者。文末有敬告與余（介紹人自稱）同疾者。遇女士幸勿交腎失之也。二語。閱者驟覩交腎二字。莫明其妙。且疑及有疾之疾。爲寡人之疾。實則腎字係臂字之誤。不料有此巧錯。遂有彼誤猜。腎苟如臂。安可問耶。

警廳於胡同僻處。禁止便溺。懸一木牌。上書凡軍民人等。不得在此小便。違者處罰。有人竟在此便溺。爲警所執。某曰。執我何爲者。警曰。汝犯規。某曰。惡。是何言歟。官廳豈不明白告人在此便溺耶。手指牌文讀之曰。凡軍民人（句）等不得（句）在此小便（句）違者處罰。我實等不得。故遵令在此小便也。此與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之斷句讀。同一有趣。

紫薇有贈妓玉樓聯云。青燈照壁人雙玉。秋雨相思夢一樓。贈小桃聯云。小鳳小鸞渾不似。桃根桃葉竟何如。贈自由花聯云。秋花如自語。春夢不由人。

名流趣話

芸子

牛牝大與羊腸輕

客歲王滌齋（源翰）招飲善後會議同人於歐美同學會。邵次公（瑞彭）馬君武楊暢卿（永泰）諸君同聚一席。楊素不慊於馬。忽大聲曰。馬君武三字。可得佳對。惜吾不學。不能引經證史。以儷偶之。聞慶餘堂女掌班譚名「女牝大」。可以對馬君武矣。馬大慍。次公先生乃言曰。此對不工。「牛牝大」一為動物名詞。一為身體名詞。一為分量名詞。若以「羊腸輕」對之。則銖兩悉稱矣。「羊腸輕」與「楊暢卿」諧聲。於是滿座軒渠不置。翌日蔭齋次公同赴南河沿許俊人（世英）之宴。座有梁衆異（鴻志）君武暢卿適亦在座。王因舉昨日趣話告梁。梁曰慶餘堂掌班似名「牛牝大王」。何以略去王字。次公先生徐徐言曰。正不敢觸犯主人之姓耳。衆闕堂。次公先生極風趣。有昔賢風。前夕偶以此事話吾。亦為之捧腹。

至治新刊全相三國平話卷之上（續）

芸子校

學究隨鱗入洞。不見其鱗。却見一石匣。學究用手揭起匣蓋。見有文書一卷。取出看罷。卽是醫治四百四病之書。不用神農一八般八草。也不修合炮鍊。也不爲丸散。也不用引子送下。每一面上有治法諸般症（原作證）候呪水一盞。吃了便可看到風疾處。原來此法。便是醫學究病疾名方。學究見了喜氣盈顛（原作憊）收得天書。便出洞門。石席上坐。話分兩說。學究妻子又來送飯。不見學究。回來告與公公得知。卽時將引長子等去尋。行至地穴旁邊。見病拐一條。膿血之鞋。父母兄長妻子皆遠地穴。悲哭多時。却聽得地穴內有人叫喚。遂取繩子。懸枝放下穴中。救出學究來到穴上。父子相見。大哭泣罷。學究道。父親休煩惱。我得一卷天書。單醫我這病證。卽時同歸莊上。取淨水一盞。呪了嚙在腹中。風疾卽愈。毛髮皮膚復舊。自後不論遠近。皆來求醫。無不愈者。送餼錢物約二萬（原作方）餘（原作余）貫。度徒弟約五百餘（原作余）人。內有一人。姓張名覺。當日告辭師父。奈家中有一老母年邁。乞假侍母。學究曰。你去時與你名方一卷。不來時不妨。學究分付張覺名方。

醫治天下患疾。並休要人錢物。依我言語者。張覺辭了師父歸家。遇經過處治病無不痊可。並不要錢物。張覺言。如醫可者。少壯男子跟（原作根）我爲徒弟。老者休要。張覺遊四方。度徒弟約十萬（原作万）有餘。（原作余）寫其名姓鄉貫。年甲月日生時。若我要你用度。有文字到時。火速前來。但有徒弟都依省會。如文字到有不來者絕死。如不隨我者。禍事臨身。忽有一日。黃巾反漢。其張覺文字遍行天下。不數日。徒衆皆至揚州廣寧郡東三十里張家莊。張覺祜表三人於此莊上聚衆。皆齊呼二弟。將過來者二弟提四袍服。在面前解開。都是黃巾散與衆人。都包帶口黃巾。張覺省諭着衆人。今日漢朝天下合休。我當興也。若我有日爲君。您每大者封王。次者封侯。小者封刺史。省會罷。都無衣甲器仗。先都軟纏。手執禾木棍棒。爲首者張覺等三人。口引十萬（原作万）壯士。先取揚州。就衣甲弓刀鞍馬器械。當日起軍。從揚州廣寧郡爲頭。逢一村收一村。逢一縣收一縣。收訖州府。不知其數。隨到處竭家盡起。不從者殺伐討虜。漢家天下三停。占了二停。黃巾併聚了三十六萬。（原作万）話分兩說。當日漢靈帝設朝。聚大臣議曰。今黃巾賊併聚三十六萬。（原作万）如之

奈何。有皇甫松出班奏曰。臣啓陛下依臣三件事。黃巾賊自滅也。帝問甚三件事。奏曰。第一件事。天下通行詔赦。若有兇徒謀反。聚集山林。打劫城池。第二件。殺害命官。討虜倉庫。傷害黎民。第三件。如自願取了黃巾。便爲國家良民。如不去黃巾。全家誅殺。帝依卿所奏。赦書到日。盡行赦免。又奏曰。今漢朝兵微將寡。黃巾浩大。不能破得。陛下可詔天下義軍。高官重賞。可拜一元帥。將空頭空諾。重賞三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帝曰。誰可爲元帥。奏曰。若有人爲元帥者。便掛印。若無人。小臣親去。帝曰。卿便掛印。分付空宣誥珍寶。將御林軍一千萬。原作方。得聖旨。雖無鸞駕。如朕親行。便宜行事。皇甫松掛了金印。作了元帥。辭帝領兵離朝。話分兩說。詩曰。

【詩曰】漢室傾危不可當。黃巾反亂遍東方。

不因賊子胡行事。合顯擎天真棟梁。

話說一人。姓關名羽。字雲長。乃平陽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鳳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長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傳。觀亂臣賊子傳。便生怒惡。因本縣官員貪財好賄。酷害黎民。將縣令殺了。亡命逃遁。

前往涿郡。

不因躲難身漂泊。怎遇分金重義知。

却說有一人。姓張名飛。字翼德。乃燕邦涿郡范陽人也。生得豹頭環眼。燕頰虎鬚。身長九尺餘。聲若巨鐘（原作鍾）家豪大富。因在門首閒立。見關公街前過。生得狀貌（原作兒）非俗。衣服藍縷。非是本處人。縱步向前。見關公施禮。關公還禮。飛問曰。君子何往。甚州人氏。關公見飛問。觀飛貌（作兒）亦非凡。言曰。念念河東解州人氏。因本縣官虐民不公。吾殺之不敢。鄉中住。故來此處避難。飛見關公話畢。乃大丈夫之志。遂邀關公於酒肆之中。飛叫量酒。將二百錢酒來。主人應聲而至。關公見飛口次之人。說話言談。使氣和酒盡。關公欲待還盃。乃身邊無錢。有艱難之意。飛曰。豈有是理。再叫主人將酒來。二人把酒相勸。言語相投。有如契舊。正是

龍虎相逢日。君臣慶會時。

（未完）